

著夫耶賽壘萬
譯 還 十 孟



的作寫樣怎理戈果

刊叢生 化文

的作寫樣怎理戈果

V. VERESAEV

譯 還 十 孟

刊叢活生化文

種八'十第

奧斯卡爾·王爾德在什麼地方說過：「大作家們的生活是將到牠的趣味他們完全蒸發在自己底書本子裏，一點什麼都不留給生活。」作家們這種缺乏趣味的了。」

在沒有趣味的作家們底傳記中間，果戈理底傳記更顯出自己底窮困的沒有趣味和灰暗。你細心地把它研究一下吧，——在記憶裏全然沒有像陳西留下在記憶裏剩下的祇是果戈理怎樣地預備通心麵，和當他答應崇拜者們要他讀一點自己底什麼作品的請求之前，怎樣地謙遜和反覆。在蒼白的，甲狀腺腫的萎縮的幻想上面，果戈理走過

了他底一生，沒有任何的普通的探求，沒有任何的不馴的言動——甚至在年青的時代；沒有任何的熱情，甚至沒有任何的對於女人的最平常的戀愛；厭惡生活，抱着一種走得離它遠一些，藏起自己來的目的……

十足的『平靜無事』，用果戈理自己底話說。

但不僅生活是灰色和朦朧的。讀着果戈理底傳記，我們會驚異地看到我們底偉大的諷刺家在自己底私生活上所表現了的本人的確相像被他擲到世間來，作為永久的嘲笑的乞乞科夫，何列斯塔珂夫，羅士特來夫，瑪尼羅夫所表現的一樣。果戈理是以着乞乞科夫底粗率的敏捷處理自己底事情，以着何列斯塔珂夫底恍惚把塵芥放進眼睛裏，說大話全像羅士特來夫，用真正的瑪尼羅夫底天真建築傷感的空想的計劃。

果戈理當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年青人的時候，就到彼得堡去了。他尋覓着位置，很貧窮。不久用假名發行了自己底詩作剛次·珂亥爾加爾丁，他在這詩底序文裏，模仿着發行者底口氣，說：『我們驕傲我們能夠盡可能地幫助世界認識了年青的天才者底創』

作。」這序文，連這詩，被人們在一些雜誌上殘酷地嘲笑了。果戈理跑到書商那裏，取回自己底書，燒了。這時候母親從在泡爾塔夫斯基的自己底莊子，寄給他一千四百五十盧布，這是她費了很大的辛苦積蓄起的，爲了付給「保護人會」的，因爲一種怎樣的抵押的財產而應攤的稅金，果戈理得到這些錢，就帶着它們出國了。在德國逗留了一個多月，便又回到彼得堡。在給母親的懺悔的信裏，他寫：

「我在彼得堡可以找到職業，是我從前所希望的職業，但愚昧的人性的偏見和固執阻止了我。我立志不再向您求助和不再那麼無良心地剝奪您了。」

然而很快地他又開始向母親要錢。他得到位置了，但只有極少的俸給。

「現在剩給我的路子惟有請求您了，好媽媽：您有力量每月給我一百盧布嗎？但，請發點慈悲，說一句真實的話吧，如果您底力量辦不到這個，或者這麼一來您將勉強地抹煞自己底必需（彷彿他自己不知道一定會弄到這樣的。）噢，若是這樣的時候我決定犧牲職業底一切的進益，我決定拋開我在這裏也許能夠給自己造成幸福的彼得堡吧，

極簡單——我什麼都去做，祇要那一定可以不引起您底新的憂愁和掛慮就好！

他得到一個住在彼得堡的富裕的親戚 A·A·特羅琛斯基底援助，在給母親的信裏，他寫到他：

「至高無上的神把天使的救主，我們底恩人安得列·安得列未奇開下，派遣給我了，他爲我做了一切祇有父親爲自己底兒子纔能夠做的事情；他底恩惠和寶貴的勸告將永遠地銘記在我底心裏」等等。

而在下一次給母親的信裏，他寫：

「不久以前我給您的那封信，安得列·安得列未奇看過，是因爲他這麼要求，我只好在沒有封上的信遞到他手裏，所以，您不要驚異，如果我在那封信裏是稍微地諂諛了他。不過，他的確爲我做了許多的事情。」

他請求母親，如果得到普斯來河裏的無論什麼樣的古董，古箭等等，都送給他。「請發點慈悲，把它們送來吧。我要拿這些東西獻給一個貴族，一個祖國的古物底狂熱的愛

好家，他和我底命運底改善大有關係。」

因此，一些發生在世界上的事實和當果戈理死去二年以後，被那著名的政府的「報告記者」法結·波里幹林宣布了的消息——那樣地惹怒了果戈理底朋友們的說年青的果戈理怎樣帶着頌揚波里幹林底名譽的短詩到波里幹林那裏去，怎樣波里幹林委任給他一個職務……在第三廳裏的消息，便應該已經不是那麼難解的了。

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果戈理已經成爲狄亢加近鄉的夜晚底作者，他往莫斯科去——在自己底旅行護照上做了假：代替「十四等官」（最小的官級之一種）他寫下「八等官」（就是在果戈理的小說鼻子裏，可伐羅夫那樣以之自傲的那種參謀官的階級）並且這個目的乃是爲着要在刊於莫斯科新聞報底「冠蓋往來」名單上，登出他底這樣的官銜。你看，哪裏不是何列斯塔珂夫呢？

阿拉別斯基出版了，完全像乞乞科夫所能夠做的那樣。他寫給巴高津：「請您在莫斯科新聞上用這樣的關於阿拉別斯基的字句印出來：說現在到處都祇談論着阿拉別

斯基說這部書喚起了普遍的好奇心，說它底銷路大得驚人（注意：直到此刻一文的進益也沒有得到。）

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他對普式庚擔保，說是可以請求到莫斯科大學的哲學講座，他似乎比他——果戈理，一個無名的二十一歲的青年，皇室辦公處裏的課長底助理，還年長三歲。這和羅士特來夫說是用手可以捉住兔子底後腿，有什麼分別呢？

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果戈理到外國去了。他底財力很小，於是他就通過自己底顯要的朋友們，開始用出種種不同的方式，向各類各樣的皇族人們給自己請求一切的幫助。他寫給普洛科胞未奇：「請您問一問普列特涅夫，他從茹靠夫斯基●那里得到什麼沒有，我底呈給女皇的喜劇底副本，結果怎樣了。」他給沙皇寫信，請求指定給他一筆恩金。又要求茹靠夫斯基給他來信。他得到了五千盧布。在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因為果戈理

底朋友 A·O·西密爾諾夫底懇陳，沙皇命令在五年之內每年給他一千銀盧布的津貼，等等。

總之，他是帶着慣習的粗率處理自己底事情。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普列特涅夫寫給葛洛太：「尼基勤叩到我這裏來過，並且給我看了果戈理從羅馬寄來的信，他在尼基勤叩面前撒了許多的媚言，因為尼基勤叩檢查他底著作。在現在的時候，作家對檢查官謙卑到了這樣的地步，真叫我紅了臉：他們在人們面前非得假裝諂諛不可……如果尼基勤叩有一天把這封信印在自己底回憶錄裏，可怎麼好呢？結里未克和普式庚就不是這樣的人。」

7

一個永遠的寄食客，果戈理在自己底朋友們和崇拜者們底家裏，一文錢不付地吃着。巴高津在自己底日記裏忿然地記載着果戈理住在他底家裏，同時他還十分不高興——巴高津扶養別的二十五個人。果戈理同巴高津殘酷地爭吵着；他們住在一所房子裏，却不談話，互相用書信通問。可是果戈理仍然繼續住在巴高津家裏，最後當他走

了的時候，巴高津寫給他：『當你關上門的時候，我畫了一個十字，自由地舒了一口氣，那時好像一座大山從我底肩上倒下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果戈理寫給伯爵夫人 A·M·魏李哥爾斯卡亞：『對於自己底居食的費用我不付給任何人一個錢。今天我生活在一個入這裏，明天就到另一個入那裏。我也要到您底家裏來的，住在您底家裏，但我連一哥比克也不給您。』

他並且和上流社會的交際場結了難解的緣分。除了幾個老朋友，現在他底所有的函電交換人幾乎都是有尊稱的和有高位的人了：縣長夫人斯密爾諾娃，伯爵夫人托爾斯泰，魏李哥爾斯卡亞府上的伯爵小姐們，伯爵夫人梭羅古博，侯爵小姐列茲娜，憲兵司令底女兒巴拉賓娜等等。朋友們憂念地寫信給果戈理，把他在上流的家庭裏的那種留戀加以詮釋，但他對這些老朋友們是冷淡的。他在年青時代曾經和住近他們底領地的鄰女 A·F·契姆勤 卽有過親密的友愛的關係。『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果戈理底傳記作者神洛克說，——果戈理一遇到她，就無情地不愉快地跑開了。』

他在人性的敏感上面具有的美麗的信賴——常常地是瑪尼羅夫式的。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果戈理計劃着巡按使底新的刊本，這種本子裏有他增寫的「巡按使底結局。」他想一次印出兩種版本——一種給住在莫斯科的希惟列夫，另一種給住在彼得堡的普列特涅夫，並且在印本上附加：『爲了窮人底利益。』他相信，這個版本會銷行得很好——『特別是當人們知道這本書帶着怎樣的目的而印出的時候。』他把這樣的請託，給了兩個歌劇中的大俳優，在莫斯科的謝普庚，在彼得堡的索斯尼茨基：『當戲曲演完，您受了喝彩，向觀衆行過辭禮的時候，請您對他們說，他們走出戲院的時候，最好買一本正在發賣的巡按使去，爲了窮人，只售一個銀盧布。什麼人若願意多給一些，那麼他就會把錢交與您本人，而且會特別地從您底手裏購買。』

果戈理底書簡，尤其是在他底生活底後半部分，引起最不愉快的印象。極偶然地也有眩目的鮮明的閃光，但全體說來，是怎樣的沉悶，怎樣的虛偽，怎樣的自我崇拜呀！這全是些神的主題上的、無盡的冰冷的說法，老人底瑣碎的教訓，不管有人問他和沒有人問

他屠格涅夫說得好：「噢，如果有一個出版家，他能夠從果戈理死後刊行的那些書信裏刪除全部的三分之二，或者至少刪除他寫給上流社會的婦人們的那些東西，他真是對果戈理奉獻了怎樣的義務啊。驕傲和探求底、偽善和虛榮底、預言者的和寄食者的風度底更矛盾的混合物——在文學裏是不存在的了！」甚至在當時因為朋友通信萃選底緣故而發表了自己底最愉快的論文的批評家阿胞龍·葛黎勾利耶夫，在果戈理死後，讀過他底被刊布了的書信，都這樣寫：「我底對於果戈理的尊敬底三分之一，隨着那樣真實地剝露了這種本性底一切的虛偽的他底書信而消逝了。」

這全都是對的。連果戈理自己也說：「在我底身上結合着所有的可能的醜惡底集羣，每種都有一些，數目是那樣的多，我從來沒有在一個人身上看見過這種情形。」

但這祇是事情底一方面還有另外的一方面。

在一千八百四十三年，果戈理從羅馬寫給自己底朋友們中間的一位，莫斯科的教

授謝惟略甫：

11
「因為我底頭腦底構造，我祇能夠去做深刻的思索和考量底工作，並且無論怎樣的力量，也不能夠強迫我來寫作，越是那種我自己已經看見它底幼稚和薄弱的東西，我

越要捨棄；我寧可因飢餓而死，不願發表那沒有分別的、不加思考的作品。不要譴責我……」他請求住在莫斯科的朋友們負擔三年或四年的他底一切的生活問題，在這個時期給他以物質上的保證，使他得以完成死魂靈。『真的，——他寫給謝雅略甫，——爲着加速產生自己底工作，我耗盡一切的力量，除了工作我就不生活着了，不是爲了一切別的快樂我早就死去了……你看，我手裏沒有一個「戈貝克」地生活着，已經是第六個月了，我不能從任何地方得到一文錢……這一類的事情有時候對於我是宿命的，並非自己底生活的不幸和貧困的迫切的需要，只是一種精神的狀態。我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時候：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不會付給人家；同時我算計着錢，正如我算計着我給自己的懇求來的那一個戈貝克一樣。我底所有的財產，早已經祇剩一個極小的皮篋和八件襯衫了……如果找不到其他的方法，那時候您便簡截地替我請求一下吧；無論用怎樣形式幫助我，我都感謝地接受他們。』並且在給茹靠夫斯基的信裏寫：『我現在生活得連自己也奇怪我是怎樣生活着的，一切都沒有什麼，而且我也不掛慮到生活，就是成爲乞

巧我也不以爲羞恥。」

果戈理在一篇論文「歷史畫家伊萬諾夫」(朋友通信萃選,二十三卷)裏寫:「現在都感到拿遲緩、懶惰來責備那樣的藝術家——好像一個賣力者,把自己底全部的生活裝進工作裏面,甚至忘記在世界上除了工作還有沒有什麼快樂存在的藝術家,是妄誕的了。與藝術家底作品關聯着的是他底個人的精神的情狀——世界上極其稀少的現象……我底著作也是在一種奇特的情形中同我底精神和我底內部的教養關聯着的。六年多以來我一點沒有能夠爲世界工作。一切的工作都產生在我自己身上,並且是專爲我個人的。但我生存在現在——請不要忘記——唯一的收入,是從我底著作。大概誰都知道我貧窮;但他們相信這是起因於我底個人的剛愎,他們以爲要想多賺些錢,那麼祇要坐下寫一點小東西就行了;而我卻連產生這樣一行的力量都沒有。並且,當我聽從了一個無理性的人底勸告,偏要勉強地壓迫自己給雜誌寫兩篇短文的時候,對於我竟是痛苦到這般地步,弄得我底頭也痛了,全部的感覺也病了,我揉搓和撕破了紙,這樣

的試驗經過兩三個月，就那樣地損害了我底最低限度的健康，於是躺到床上，和神經病聯合起來了，最後，由於無才而來的病患，弄到世界上沒有什麼人能夠解釋那把我疲勞到這種程度的我底狀態，我已經走到墳墓邊上了。」在給普列特涅夫的信裏，他熱烈地寫着：「現在在我一點一點地更明白了：藝術家爲什麼要餓死呢，假如那時候他可以獲得許多的金錢。」

也許可以不死，也許可以獲得許多的金錢，如果對自己底作家的使命結合得稍爲輕鬆一些。但在果戈理，他底著作事業是實際地的，是偉大的「精神的狀態。」他不能夠——絕對地不能夠，甚至想一想也不能夠，——「敷衍工作。」用現代的話說。並且不祇不能夠敷衍工作，而且，甚至簡直也不能夠把自己底作品不達到完美底可能範圍，就停在有待修正底階段上。果戈理永遠地逃避不開自己底基本的要求：「製造精密的創作——實體的，堅強的，從多餘和過度裏解放出來的，在心靈底崇高的真面目上是全然清晰的和完美的。」

爲了這個，就需要安靜，需要時間，需要躁急底肅清。果戈理寫給阿克沙柯夫：『如果您知道我現在需要依賴一隻迅速的手，您說我該怎樣地苦悶吧！』『每一個句子，——他寫給檢查官尼基勤，——我都是用思索，用很久的考量得到的；同那種在別的作家一點不費什麼地在一分鐘內就把它換了另一個句子的句子分離，在我是一樁困重的
工作。』

果戈理在他自身上的嚴酷實在是可驚的。別朗傑在他底自敘傳裏說：『沒有什麼比那被勇敢地投進火爐去的手稿底火焰更能夠照出一個作家了。』果戈理底全部的創作生活就是被這種高貴的火焰照亮了。他還是在年青時代便燒過自己底小說海七曼，『因爲作者自己不滿意它。』他也毀了喜劇第三級的烏拉及密爾。兩次，別人親

● 『海七曼』意譯可作大將或領袖，是從波蘭來的名詞。——譯者。

● 『烏拉及密爾』在這裏大概是一種勳章底代名詞。——譯者。

由：眼看見他燒了死魂靈底第二部（沒有算上死前的第三次的燒燬。）他寫出這樣的理

「爲什麼燒掉死魂靈底第二部呢，因爲有這種必要。「沒有死亡，就沒有復活」傳道師說。爲了要甦生，便需要先死去。燒掉我在那樣的疾病的緊張中產出的五年的勞作，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那裏面每一行都是用激動取得的，那裏面有許多從我底最好的思索組成的和佔據着我底靈魂的東西。然而全都被燒燬了，並且在那一瞬，當看見了自己面前的死亡的一瞬，我很想在自己身後留下——雖然一點點關於我的最好的記憶……等火焰剛剛吞了我底書底最後的幾頁，書底內容便突然在淨鍊和光明的形式中，像不死鳥(Phoenix)從柴堆裏飛出那樣，再生了，這時候我也突然發見我曾經以爲已經整齊與和諧的東西，還是留在怎樣的紊亂之中啊。」

他從扎泡羅基的生活裏寫了悲劇剃掉的鬍子。他是一千八百四十年，在威奈寫完了它。看看他是怎樣寫的吧。「我感覺到，」他告訴巴高津，「我底腦裏的思想活動了，

好像被叫起的蜂羣；我底想像變成奇異地的了。啊，如果你知道，這是怎樣的快樂呀！我直
到最近的時候還無精打彩地保存在自己底腦裏的題目，甚至沒有強制它去從事，就在
我面前開展得那樣地廣大，簡直在我底整個的身體裏感覺到甜蜜的戰慄，於是我忘記
了一切，倏然地轉入我很久不曾去過的那個世界裏了。」他在恍惚中對阿克沙柯夫說：
「這篇戲曲將成爲我底最好的作品。」

再看看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吧。A·V·尼基欽柯在自己底筆記裏說：「有一次，
果戈理請求茹靠夫斯基聽他底重新寫成的戲曲，和發表關於它的意見。誦讀恰好在午
餐後開始了，而每在這時候茹靠夫斯基總喜歡少少地睡一會。他沒有力量同自己底習
慣奮鬥，於是他現在一面聽着作者，一面却漸漸地浸入靜謐的夢裏了。最後，他醒了。

「您看，瓦西里·安得列未奇，」果戈理向他說：「我曾請求您對我底著作加以批

評。您底夢就是給它的頂好的批評了。」

「隨着這話，他把那手稿立刻拋進燃燒着的火爐裏了。」

當阿克沙柯夫遇見了果戈理的時候，熱心地問到他底新的劇本，果戈理祇搖着手……

果戈理很自愛，——甚至是過格地自愛，他是一個最高的自我崇拜底奴隸，他覺得自己是一位神，一位被召來申訴永恆的真理的神。然而這個沒有妨礙他熱烈地固執地尋找最嚴格的和不悲憫的批評，因為在他看來，高於一切的自愛的，是他底作品底完整，就是在極愚昧的人底批評上，他認為也有找到對於自己有益的東西的可能。啊，在作家們中間這種情形是怎樣地稀少啊！我在自己底一生裏有過許多認識大作家們的機會。祇當那作家還年青的時候，——他才尋找批評，注意地聽取它。但一有了名譽，一有了社會地位，批評家們將將有一點兒刺戟了他，他底眼睛便煩惱起來，嘴唇也躁急地皺縮起來了，於是忠實的妻趕快地把話頭轉移到旁的目標上去。

但果戈理怎樣呢？

「您憤怒是沒有用處的，」他寫，「就拿在死魂靈上面的一些攻擊底過度的語調說：這也有它底好的一方面。有時候倒需要有反對自己的憤怒。誰熱中於美麗，他就看不見缺點，而且失去了一切；但誰若被激怒，那就是說別人努力地在我們身上挖掘一切的污渣，把它那樣顯明地暴露出來，我們便更非得看看這污渣是什麼不可。不過很少聽到這種真理，爲求它底一個小片，可以有恕一切的侮辱的聲音，不論它，這真理底一個小片，說了些什麼。在布爾加林、森科夫斯基和泡列夫底批評裏，除去勸告我首先研究俄羅斯文字，以後再寫之外，還有許多正確的東西。實際，如果我不着急於原稿底印刷，而把它在自己底手裏保存上一年，我自己隨後也許會看出它在這樣的紊亂的形式中無論如何是不可以公之於世界的。那些加於我的諷刺和嘲笑對於我是需要的，雖然從第一次起就使得心裏不高興。噢，我們是怎樣地需要不斷的指彈和那種侮辱的語調，和那些刺戟的，入骨的嘲笑啊！在我們底靈魂深處隱藏着多少各種類的微小的、無聊的自愛、感傷

的、醜惡的貪心，所以應該每一分鐘有人叱責我們，抨擊我們，用一切的可能器具打擊我們，一面我們還應該感謝那每分鐘地打擊着我們的手。」

在果戈理，不是說完就算了。他寫給朋友們的書信充滿着對於最嚴酷和最暴露的批評的要求。「對我，總是應該比對別的什麼人說得更多，需要指出我底缺點。」請把您底意見告訴我。請您儘量地再嚴格和認真些。您自己知道，我需要這個的。」這類的事情沒有一個終結。他在誦讀的時候兩眼炯炯地察看着聽者們底臉，敏感地捕捉着那幾乎看不出的理解上的印象。「我在他們底深沉的靜默中和偶然地輕輕地滑過他們底臉上的疑惑底微小的動作中發見了的東西。」他寫給阿克沙柯夫，「到第二天便給我益處了，如果懦怯不妨礙每個人充分地講述自己底印象底性質，那麼一定會給我無比的更大的益處……不害怕連累自己，不害怕傷損溫柔的口氣和別人底情感的絃子，在頭一分鐘就講出自己底最初的印象的那種人，才是寬大的人。」果戈理可以有充分的權利說自己：「我有一種美德，這種美德在世界上很少看見，並且無論誰也不想向我探

問探問它。這就是作家的自愛和憤怒底肅清。」

他帶着躁急聽着朋友們底狂喜的讚美。「噢，噢！可是那些不常贊成的地方呢，

您不能夠把它們指出來嗎？」果戈理在莫斯科有一個知己者，伊萬·瓦西黎未奇·卡普尼司特。L·I·阿爾諾里幾轉述了自己同果戈理談過的這樣的話。

「您，昨天，我想，給卡普尼司特讀過死魂靈第二部裏的幾章吧？」我問。

「讀過。怎樣呢？」

「我不懂得，尼古拉·瓦西黎未奇，您怎麼會有興趣把您底著作讀給他！他很喜歡您和尊敬您，但這是因為您底爲人，完全不是因為您是作家！你知道他昨天對我說了什麼嗎？他說，照他底意見，你並沒有值一文錢的天才！伊萬·瓦西黎未奇雖然有淵博的智慧，他在高雅的文學和詩上却沒有一點思想；我不能夠聽他底關於我們底作家的判斷。他停在戒爾沙溫底瀑布上，就不往下走了。甚至普式庚他也不喜歡；他說他底詩响朗，流暢，可是裏面沒有理想和他沒有產生一篇驚人的作品。」

果戈理微笑了。

「他這樣地批評了普式庚嗎，我還不知道呢；他不喜歡我底著作，我早就知道的，但我尊敬伊萬·瓦西黎未奇，而且早就知道他。我給他讀我底著作，也專是因為他不喜歡它們和抱着反對它們的偏見的緣故。我讀給你或者另一個無論我寫出什麼都稱讚的人，於我有什麼益處呢？你們，先生們，從起初就有一種庇護我的不正確的信念，並且鼓勵自己要在我底著作裏發見一切的美點。你們極少對我做適切的嚴厲的矯正，但伊萬·瓦西黎未奇，聽着我底誦讀，祇尋找一些薄弱的地方，他批評得嚴厲而無情，有時候却是很聰明的。因為他是世俗的人，實際的人，在文學上面沒有任何的思想，有時候，當然，他會說得很愚蠢，但在別的時候也能夠發出那樣的意見：令我可以在那上面得到作用。讀給這樣的聰明的非文學的裁判者聽，對於我，很有益處。我要依照在那些少讀故事和小說的人底身上產生的印象來判斷我底著作底價值。如果他們笑了，那麼，就是說實在是可笑的了，如果他們感動，那麼，就是說實在是感動的了，因為他們坐下來聽着我，原不是

存意要笑，要感動，要嘆息的。』

『聽着果戈理，阿爾諾里幾加上說，『我禁不住想不到莫里哀底女廚子。』（誰都知道，莫里哀爲着證明自己底喜劇底印象，而把劇本讀給自己底女廚子聽。）

還是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倍林斯基根據果戈理出版的密爾格拉得和阿拉別斯基，下了批判，他說果戈理是屬於那種隨着每一部新的作品而昇高和強固起來的作家的。這是對的，這裏的基本原因，是果戈理嚴厲地約束着自己，他所寫的東西，沒有使他滿足過，爲着向前進和再向前進，他準備着捨棄那些作品。

他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寫給巴高津：『你問到狄亢加近鄉的夜晚，讓它跟魔鬼

● 使果戈理成名的第二部小說集，中國已有全譯本。——譯者。

● 果戈理底小說，散文，隨筆合集。——譯者。

● 果戈理底第一部小說集。——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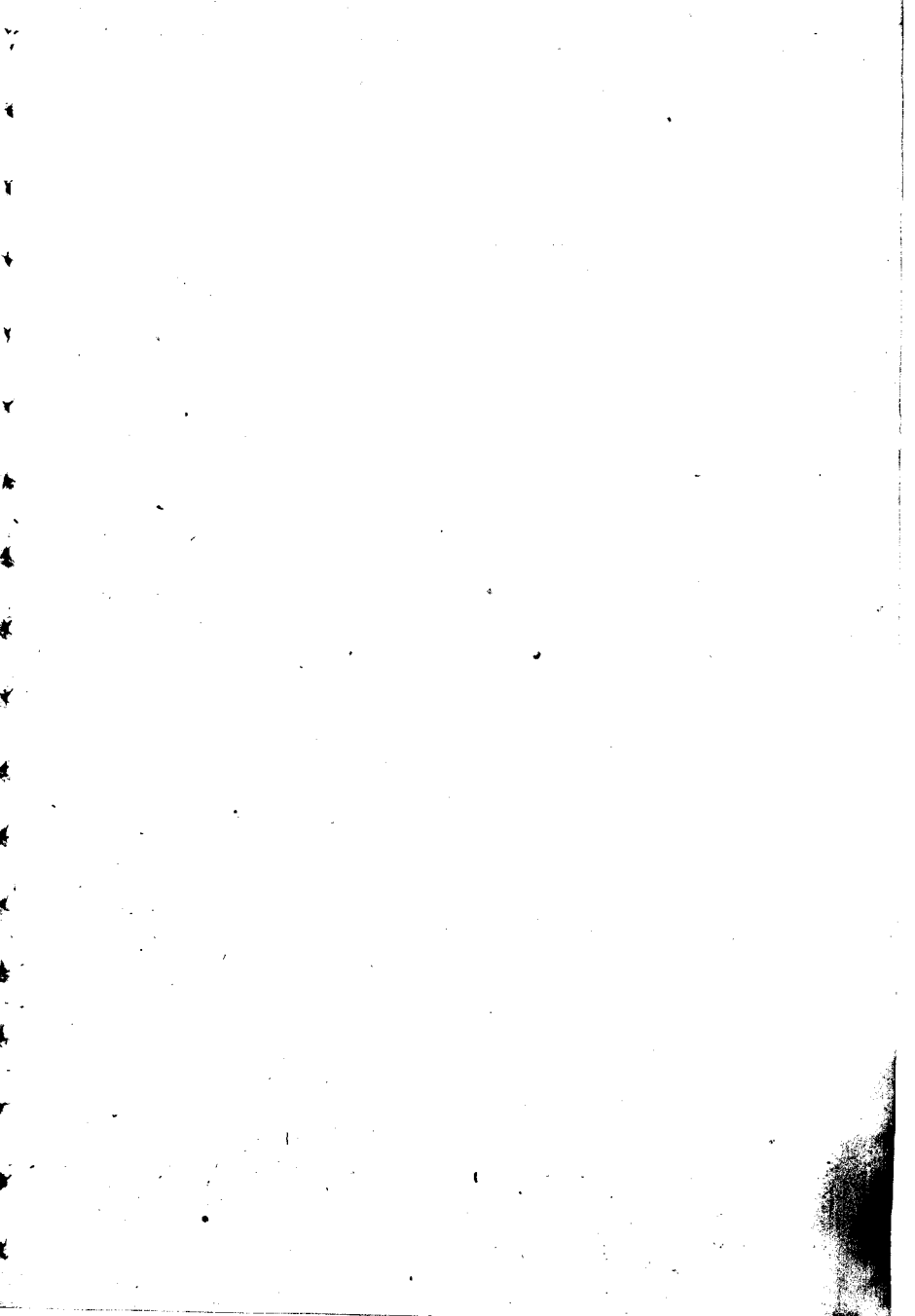
去吧！我不出版它（指第二版）……我甚至忘記我是這「夜晚」底創造者了，祇有你我！我想起了這個。當我沒有產生出什麼重量的、偉大的、藝術的東西之前，它只好嚐受着黑暗的命運了。」

已經成爲巡按使底作者，在往國外去的道路上，他寫給茹靠夫斯基：「我發誓，我正做一件普通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我感到在自己底靈魂中的獅子般的力量……如果嚴格地、正確地研究一下，我在此刻以前所寫的一切都是什麼呀！我覺得，好像我翻着學生底舊時的練習簿，在那裏面這一頁是怠惰和空日子，另一頁則是躁急和潦草；初學者底懦怯的戰慄的手和頑皮者底大胆的惡習，代替着文字，却抹出一些鈎子，因此，那手是應該挨打的了。偶然地，也許選出幾頁，也許會有一個教師在那上面看出未來的胎芽，而對它們加以讚美。到時候了，終於到了從事工作的時候了！過了一年，他寫給普洛科胞未奇：「我害怕想起所有的我底拙劣的作品。它們在我底眼睛裏顯得好像兇惡的原告人之類。我底靈魂在請求忘却，永久的忘却。假如有那樣的鱷魚出現，牠能一下子吃完巡按

使，同時還有阿拉別斯基，狄克加近鄉的夜晚底一切的稿本和其他的無物之言，我才真真感謝命運哩。」

本於這個理由，且爾奈謝夫斯基說：『果戈理是被賦與了那飛向無限的高度的鷲鳥的志望；他所達到了的或者他所創造了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渺小和低下。請告訴我一個懷有這樣的渴望——完美底渴望的人吧，而且我可以告訴你：或者他什麼也沒有創造，或者他除了偉大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創造，也便是說，他或者是譚塔里，或者是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

● 一種生長在熱帶的水邊的長腿鷲——譯者。



按照這種對於本身無情的，不歪曲的嚴峻，按照這種爲着自己底作家的使命底有價值的實踐，不惜犧牲一切的私人生活而論——果戈理表現了的場面，在作家們中間是極不多見的。

不錯，有些別的作家也燃燒着這同樣的完美底渴望。例如，法蘭西的小說家佛羅貝爾。他也完全不知道私人生活。「我沒有任何的傳記，」他說，當人們要求他捧出他底自傳的時候。他把一切都給了藝術，在他，除去藝術就沒有人生，他是藝術底誠實的殉道者。他一晝夜間做十六個鐘頭的工作，因爲尋找一個什麼可以正確地表現他底思想底影

子的字，會成夜地不睡覺。但對於佛羅貝爾，藝術是有着自足自主的目標的。活動的生活在藝術作品上面成爲若干數量的材料，佛洛貝爾才對它發生若干程度的興趣。把社會服務底「功益」問題送進藝術去，他覺得是藝術底最大的俗化，最可厭的「平民氣質」。他由於這種精神的荒廢，這荒廢被那種在最有價值的藝術上面犧牲了的所有自己底經歷和激發底付與所揭露了，有時候他竟感到非常的苦痛。他寫：「我重又回到我底貧窮的生活，回到那樣單調和平靜的生活，在這種生活裏得一些句子就像奇事，在這種生活裏我不能夠摘取別的花朵，除了隱喻（暗比法）。」雖然這樣，可是藝術作品底形式的完美，對於他還是至高無上的價值；他曾懷着深到不可思議的堅信，彷彿是一個原理，說了奇形怪狀的話：「世界上沒有任何的真實的東西，除了做得好的句子。」

果戈理在藝術面前，距離這樣的獨立性底偶像崇拜是無限地遙遠的。果戈理在自己底寫作事業上面，首先就看做是自己底「精神的」「事業」和社會的服務。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具着這樣的堅定和確信，給我們一個斷語，說寫作事業是社會的服務，說

作家底最終的目的是取得「功益」

普式庚在憤怒中叫着：

你總是

把倍里威結爾斯基當做偶像似地敬重，

益處，你在他身上看不見益處！

不是爲了人生的波動，

不是爲了貪慾，不是爲了鬥爭，——

我們是爲了靈感，

爲了甜密的聲音和祈禱而生。

果戈理可是確信「我們」是爲了鬥爭和爲了益處而生的。「應該知道，」他寫給

一個朋友，「我們被召到世界上來完全不是爲了佳節和酒宴，我們是被召到這裏來鬥爭的。因此我們一瞬也不應當忘記我們是走進了戰場，在那裏而且不能夠單選擇危險較少的地帶：應該像一個好的戰士，把我們底一切都投到那鬥爭正劇烈的地方去。」

他在「作者自白」裏也寫着：「作者創造自己底作品，應該感覺和確信他得執行一種任務，爲了一種任務他被召到大地上來，爲了一種任務才賦與他以才能和力量，並且他一面執行着那種任務一面也就是奉仕了自己底國家，猶如他實際地在擔負着國家的職務。關於服務的思想，從來不曾離開我。在走進作家底園地之前，我變換了許多種類的位置和職業，爲要試探明白哪一方面更適合自己；但不論在職業，不論在自身，不論在那些很配得上我的東西上面，我都不滿足……然而當我剛一感覺到在作家底園地裏我也能夠擔負國家的職務的時候，我就放棄了一切：連自己底以前的職業，連彼得堡，連接近我底心靈的人類社會，連俄羅斯自己；再，則是爲要離遠和避開一切，是爲要思考一下怎樣將自己底創作領進那樣的境地，叫它證明我還是自己底國土底人民和願意

侍奉它。我越多多熟思着自己底著作，我就越多地感覺到它確實可以產生效益。」就算讓一個作家在「文字上有圖畫似的描繪，鷺的視力，七弦琴底強音，諷刺的透骨之力。」這一切對於果戈理還是很少。「如果他，」果戈理繼續說，「在所有這些偉大的天賦之前，像自己底國土上的人民和全人類底人民一樣，受過教養，並且在一切上面會像一塊燧石一樣，別人若命令他成爲一個堅實的岩石似的人，他就成爲一個岩石的人——那時候他就可以跨進作家底園地了。」

在直到如今還沒有停止的「爲藝術而藝術」派和「爲人生而藝術」派之間的鬥爭中，果戈理沉默地佔住一面陣勢，這在他死後不久，便在俄羅斯文學底戰線上成了指揮之力了。他對作家說：

「作家！你首先要像一個人和像自己底國土上的同胞一樣培養自己，然後你再拿起筆來！否則一切都將歸於失敗。」（他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寫給茹靠夫斯基的信。）

這就是在果戈理身上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現在回到人們怎麼談論到果戈理和

果戈理之爲人上來，那麼在另一種世界裏就要有許多的東西呈現給我們囉。是的，當然，這很悲慘：果戈理在生活裏常常地把自己表演爲何列斯塔珂夫，爲乞乞科夫，爲羅士特來夫，爲瑪尼羅夫。他自己也承認，正如我們看見了的，在他底身上結合着一切的可能醜惡底集羣，那樣的多——他還不會在一個人底身上發見過。不過，若是沒有這個，果戈理也許拿不出何列斯塔珂夫，和自己底其他的英雄們來。看看果戈理做了一個怎樣的奇妙的自白吧：「我公開地說出一切：所有我底最近的著作，都是我底個人的靈魂底歷史……我開始將我底個人的污穢，分給自己底英雄們，從上面蓋上他們底個人的醜惡。看看怎麼做的吧：帶起我底不良的本性，我在另一種職分上和另一塊園地裏跟踪着他，努力地把他致命的，給我以最激越的侮辱的仇敵底形式上顯示給自己，用怨恨，嘲笑和凡能找得到的東西追擊着他。如果什麼人看見了那些從我底最初的筆尖下面走出來的怪物，他一定會戰慄的……然而，聽了這個自白之後，請不要以爲我自己也屬於此類——和我底英雄們一樣。不，我不像他們。我喜愛善良，我尋找着它，憧憬着它；但我不喜

愛我底一些卑賤，也不像我底英雄們去拉它們底手。我正同它們鬥爭，並且將來也要同它們鬥爭，我要趕掉它們。」

純潔的普列特涅夫憤慨地寫到果戈理給檢查官尼基勤的諛諛的信。安寧珂夫詳細地講着果戈理爲使自己底死魂靈得以通過檢查官而跑過的道路。「從來，也許，」他說，「果戈理在事情上沒有像在這次的事情上使用過這許多數量的世俗的試驗，察看人心的方法，取媚的慇懃和作偽的憤激。」但安寧珂夫加上說：「這些方法，當然，站得離那些樸直的交易底理想是很遠的。所以，那沒有死魂靈一書付印的人，我想，可以使自己比果戈理更少有些罪過，在自己底行爲和自己底情感底表現上也會比他更爲單純些。」

最後，說說果戈理從政府得到的贈與吧。果戈理貧窮得可憐。他，已經是巡按使和死魂靈底光榮的作者，却常常地不知道他明天如何生活過去。「我漸漸地相信了，」他寫給茹靠夫斯基，「我從前還以爲那不過是寓言：說在我們底這時代，作家們可以餓死。如

果即使我只有像住在這裏的教堂中的司務所得到的那樣的俸給，我也能夠伸直腰了，尤其是在生活程度很低的意大利。」宮內的女官 A·O·斯密爾諾娃爲果戈理奔走着。憲兵司令 A·F·奧爾洛夫問：

「果戈理是什麼人呀？」

「不羞恥嗎，伯爵！你是個俄羅斯人，你却不知道果戈理是什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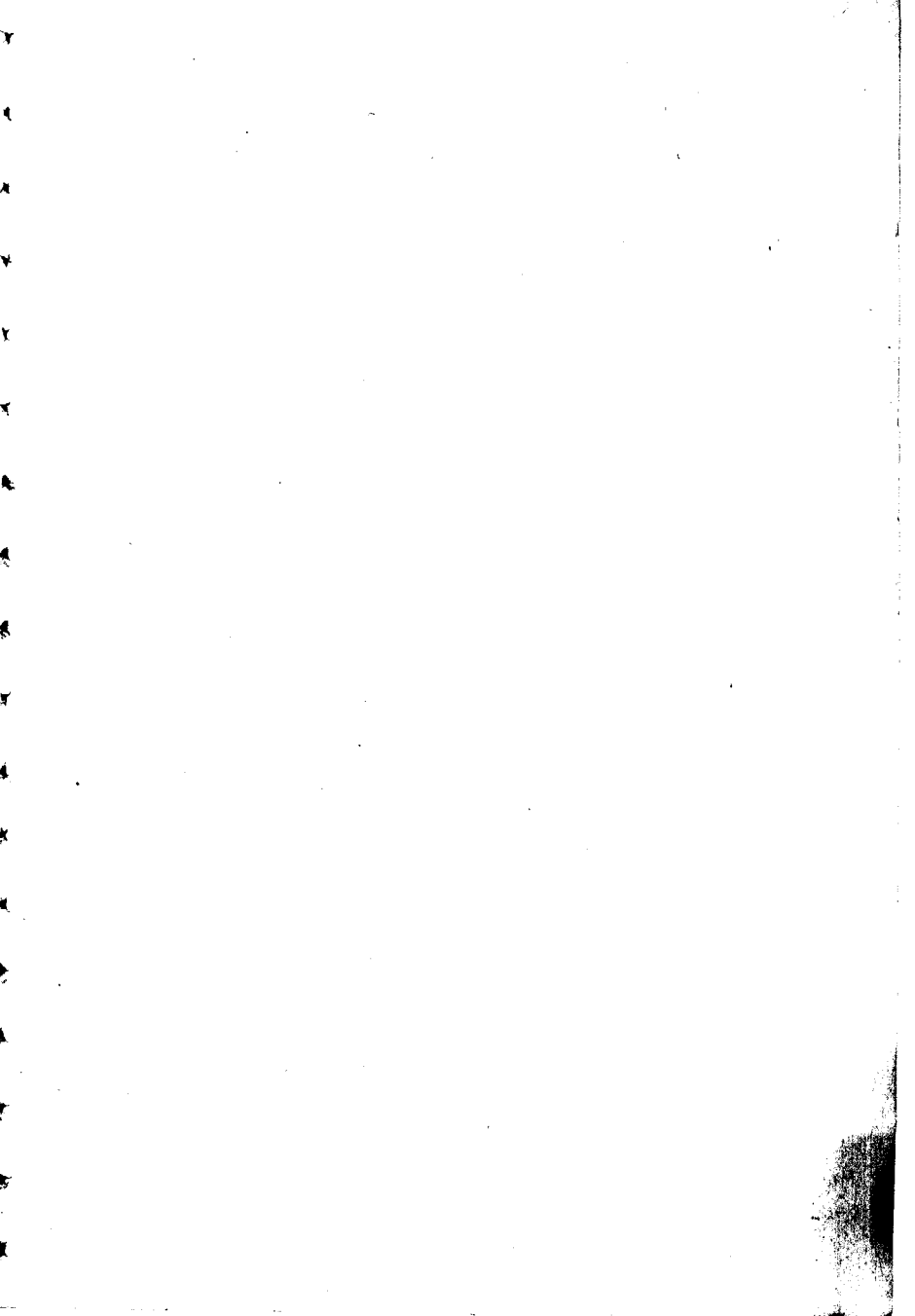
「你爲什麼高興替這些赤貧的詩人亂跑呢！」奧爾洛夫嘲弄地看着她。

而沙皇知道了果戈理寫出死魂靈來，也很吃驚。

「原來這書是他底嗎？我還以爲是梭羅古勃底呢。」

這裏，誰有發怒的權利呢，——爲了有完成自己底工作底可能，而想去向政府請求一個教堂司務底那樣的補助的偉大的作家呢，還是那些經過長久的奔走，才從他們給「赤貧的詩人」弄到一點點施與的顯要的貴冑呢？不過還應該加以說明，果戈理是一個最忠實的王政主義者，他並不是向他所憎厭和輕蔑的力量去求助，而是向他從心地

尊敬着的勢力去求助。



四

果戈理怎樣寫了自己底藝術的作品呢？

我們在這裏，首先把我們從認識果戈理的人們底記憶上和從他底本人的自白上得知的情形做一個介紹吧。

果戈理是每天早晨工作着，關於這，他自己和所有的他底朋友，都可以證明。有時候他還整天地工作着。

當一千八百三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之間，同果戈理一起住在羅馬的 I·F·鄒洛塔耶夫說：『果戈理一開始寫作的時候，他就先要陷進沉思裏，完全靜默起來。』

他在屋子裏一聲不響地走着，你若去和他談話，他會請求你靜着，不要攪擾他。隨後他就鑽進自己底「洞」裏了；他這樣稱呼我們一同住着的三間屋子中的一間地位最狹窄，他幾乎幾天不走出來，在那裏工作着的屋子。」

這樣的不斷的工作，在果戈理身上却是例外的事情——至少，在他底文學生活後半期，我們是比在他底前半期有着更爲顯明的認識。果戈理這樣寫着，當然，是在那些特殊的、智力昂奮起來的日子，普通都把這叫做靈感。他底這樣的工作，例如在威奈寫成的悲劇剃掉的鬍子，就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他怎樣寫給巴高津：『我感覺到，我底腦裏的思想活動了，好像被叫起的蜂羣；我底想像變成奇異地的了。啊，如果你知道，這是怎樣的快樂呀！我直到最近的時候還無精打彩地保存在自己底腦裏的題目，甚至沒有強制它去從事，就在我底面前開展得那樣地廣大，簡直在我底整個的身體裏感覺到甜蜜的戰慄，於是我忘記了一切，倏然地轉入我很久不曾去過的那個世界裏了。』

然而果戈理並不承認不動地等待着靈感的可能，他以爲祇有一天接連一天地，系

統地工作着的必要。他對 F·V·契姚夫說：「寫作的人像畫家不應該停止畫筆一樣，也是不應該停止筆頭的。隨他寫什麼，必須每天地寫。要緊的是叫手學會完全服從思想。」並且對當時有名的唯美文學家 V·A·梭羅古勃，果戈理堅決地說：

「就寫呀，您給自己立下一個每天必定坐在寫字檯前面寫兩個鐘頭的規則。」

「假如他寫不出來，那得怎麼辦呢！」梭羅古勃反駁了。

「沒有什麼，您就拿起筆寫：『我今天什麼都寫不出來，』」我今天什麼都寫不出來，」我我今天什麼都寫不出來，」我我今天什麼都寫不出來，」總這樣寫，最後，就寫出來了。」

果戈理底這樣的特性，是很特色的。「真是奇怪的事情，」他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寫給謝惟略夫：「當我陷於寂寞的時候，當我不同什麼人談話的時候，當我在這期間沒有忙於別的工作的時候，和當我被時間底無限制的、無量數的空間佔領着的時候，我就不能夠有工作的能力了，我總是奇怪着普式庚，因為他一要寫作，使得躲到鄉下去，一個人，關在屋裏。我呢，正相反，我在鄉間永遠不會做出一點什麼，並且凡是那地方只有我一

個人，或者那地方叫我感到寂寞，我也不會做出一點什麼。我自己底所有的印出的罪業，是在彼得堡寫成的；特別是在那種時候：當我忙着職務，當我處在忙碌底匆迫和變動中間而沒有餘暇的時候，而且，我越加歡樂地過完了一天，我也就越加靈感地轉回家去，我到第二天早晨也就越加清新和活潑了。」

果戈理對 N·V·別耳哥說：「有一次我旅行在得然沙諾城和阿爾巴諾城中間，是在七月（記得是在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在道路底中段，一處小崗上，立着一所可憐的酒館，酒館底一間最大的屋子裏擺着一隻檯球檯子，這屋子裏經常地響着球聲，並且聽到操用各種語言的談話。所有的過路人走到這裏一定要停下來，尤其是當炎熱的時候。我也停下來了。在那時候我正寫死魂靈底第一部，筆記簿還帶在身邊。我不知道，爲什麼特別是在那一瞬間，當我走進這所酒館來的一瞬間，我想要寫了。我叫人搬來一張小桌子，就坐在一個角隅裏，取出了紙夾子，於是在滾動的木球底聲音下，在曖昧的喧噪中，僕人們底奔馳中，在烟裏，在窒息的霧圍氣裏，我把自已忘失於奇異的夢裏，一氣寫完了。」

整整的一章，沒有離開過坐位。我認爲這些行數是最靈感的一部分，我是很少帶着這樣的興奮寫作的。」

果戈理非常喜好旅行，道路對於他，永遠是治療他底一切的疾病的最好的醫藥。道路又會給他以新的思想。他寫給謝惟略夫：「內容常常是在道路上展開，來到我底腦裏；全部的題材，我幾乎是在道路上完成的。」

並且在死魂靈裏，他寫：「上帝啊！你，這遠遠的、遠遠的道路，老是多麼好呀！有多少次，常我要毀滅和沉沒的時候，我就抱住了你，你每一次都寬仁地拉出了我，拯救了我！在你底身上產生了多少奇麗的計劃，詩的幻想呀，產生了多少不可思議的印象呀！」

果戈理底工作過程，N·V·別耳哥用他本人底話詳細地寫着：

「首先需要棄掉一切走到手上的東西，雖然這不怎麼好，但得下這樣的決心，連那個筆記簿也要忘記。隨後，過一個月，過兩個月，有時候也許還要久些（這可以由自己決定），您再拿出您所寫的東西來讀一讀吧；您會發見有很多不對的，很多多餘的，和很多

沒有達到的地方。您在空白上做一些訂正和註解，重新拋開那個筆記簿吧。當下次讀它的時候，仍然要在空白上添上新的註解，到那裏沒有地方好寫了——就移至遠一點的頁邊。當全部都被寫成這樣的時候，您便親手來把這些文字謄寫在另一個筆記簿上。這裏就給您看到新的光輝，剪裁，補充，詞句底洗練。在以前的文字中間會跳出一些新的字句，這些字句非得安置在那裏不可，但這些字句不知怎樣却不能夠起初一下子就現身出來。您再放下那個筆記簿吧。您去旅行，去消遣，您什麼也不要做，或者您去另寫別的東西。時間一到就想起拋開的筆記簿了；您拿起它，讀一遍，用同樣的方法改一改，當它又被塗抹得不堪的時候，您再親手來把這些文字謄寫一遍。您到這裏會發見隨着文字底堅實，隨着句子底成功和潔淨而來的，是您底手似乎也堅實起來了；於是每個字也更加強硬和堅決了。據我底意見，應該這樣做八次。對於某些人，也許用不着這些次數，但對於某些人還得再多幾次。我這樣做八次。祇在八次的修改——必須是親手的修改之後，工作纔算是完全藝術的地了。結，纔會得到創作底真諦。再多的修改和審查，那也是會

污損工作的；就像畫家們所說：畫過度了。當然，要固定地總追從着這樣的條件，是困難的。我說的只是理想。人總是人，而不是機器。」

果戈理在將寫出的東西，然後加以膽清上面，付與了很大的意義，他不曾拒絕刪改和補充，自以爲那東西已經成功了。在一千八百四十年，他寫給S·T·阿克薩克夫：「我現在正準備着死魂靈第一底部最後的膽清。我修改着，整理着，有很多的地方全然重新寫過了。」

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底八月，果戈理在靠近莫斯科的阿克薩克夫底私邸阿貝拉姆次甫裏，把死魂靈第二底部第一章讀給這個阿克薩克夫，並且固執地要在第二天聽取他底意見。「但我們，」阿克薩克夫說：「却沒有機會談到死魂靈，他到莫斯科去了，所以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在信裏我表示了幾種見解，同時依自己底意見，我指出一些特別美麗的地方，果戈理得到我底信，是那樣地高興，想要趕快地看見我。他雇了車，馬，當天就到阿貝拉姆次甫——我們這裏來了。他來到的時候是非常快樂的，或者，最好說是閃着

光輝吧，他立刻說：

「您指示給我的，正是我自己看出來的，但我不敢相信我底見解底正確。現在我可不再懷疑它們了，因為連那對我偏愛着的人也這樣地觀察着了。」

果戈理在我們這裏住了整整的一星期……我們請求他把下一章讀給我們，但他堅決地要求我等一等。這時他對我說，他已經讀過幾章給A·O·斯密爾諾娃和S·P·謝惟略夫聽，他自己覺得有許多的地方還應該修改，等到這些地方都修改好了，他一定把它讀給我。

在一千八百五十年底正月，果戈理又有一次把死魂靈第二部第一章讀給我們聽。我們簡直吃了一驚：我們覺得這一章更好了，彷彿是重新寫過的。果戈理很滿意給了我們這樣的印象，他說：

「這就好像當畫家給自己底圖畫添了最後的一筆的時候一樣。修改，真是最不算什麼的事情：那裏刪掉一個字，這裏增加一個字，那裏又變更了一下——於是就完全成

爲一個新的樣子。當每一章都經過了這樣的工程的時候，那時候就可以付印了。」

這就看得出他是怎樣地利用了一切的對於他的注意。」

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在羅馬，果戈理把死魂靈口授給N·V·安寧珂夫。安寧珂夫詳細地記載下果戈理是怎樣工作了。

「果戈理通常總起得很早，並且立刻就開始工作。在他底寫字檯上已經擺好一隻裝着從鐵爾尼瀑布取來的冷水的瓶子，在工作着的時間內，他要把它喝得干干淨淨，有時候還要喝完兩倍的數量。這是那種自己治療底久長的過程中的項目之一。他在這上面通過了全部的自己底生活……我，差不多每天早晨，當他吃完早餐——一杯好好的濃咖啡和幾塊肥乳皮之後，便把他強拉到咖啡館去，使他在沙發上休息一下，隨後我們便各自走到不同的方向去，直到爲了那部詩作底抄寫而約定的鐘點到來的時候，我們才又聚合起來。那時候果戈理因爲那種不能忍受的南方的陽光，便把裏面的百葉窗緊緊地關上，我在圓桌旁邊坐下，尼古拉·瓦西黎未奇，坐在這張桌子的另一面，他把筆記

簿攤在自己面前，便整個地鑽進筆記簿裏了，隨後就開始正確地、莊嚴地、帶着那樣的情感和表現底充實口授起來了，所以死魂靈第一部底幾章在我底記憶裏留下了特別的色彩。這很像那種靜謐的、合理地湧現着的、通常被物象底深刻的直覺所產生的靈感。尼古拉·瓦西黎未奇耐心地等待着，我底最後的一個字，以後又用那同樣的、被凝聚了的感覺和思想貫澈着的聲音，繼續着一個新的段落。這種詩的口授底優美的音調，本身是那樣的真實，無論用什麼也不能夠削弱它或者改變它。常常地，有義大利的驢底叫聲，清越地傳進屋子裏來，隨後又聽到打在牠底肚子上的棍子底聲音，和女人底憤怒的叫喊：

「Ecco, Ladrone (你看你呀，強盜)」

果戈理停下來，微笑着說：

「多麼軟弱呀，這個壞傢伙！」

隨後他又以用在句子前半部上的那樣的力量和堅實，開始句子底後半部。有時候

還有這樣的事情，他不得不因為我底修辭的研究而中斷了自己底口授，討論那個問題，並且在他底思想底經過上好像不會有一點點的停斷，仍然會很自由地轉回自己底音調上去，轉回自己底詩的音調上去。我記得，例如，一次我把寫完的句子遞給他，代替他口授給我的「漆油」這個名詞，我寫作了「油漆」。果戈理停下了問：

「爲什麼要這樣呢？」

「我想，這樣是更正確的。」

果戈理走近自己底書架，從上面拿出了一部辭書，尋覓着德國的字根，和俄國的譯法，當他細心地查出了所有的論證，就合上書，放回原來的地方，說：

「謝謝學問啊！」

隨後他照舊地坐在靠椅裏，靜默了一會，便重新流出那響亮的、單純的、然而而是崇高和波動的語句。有時候也有這樣的情形，當我執行我底抄寫的任務之前，一些地方，竟會使我仰到後面大笑起來。果戈理冷冷地看着我，但隨又親切地微笑着，祇說：

「猶里，努力不要笑呀！」

實際，我知道抄寫不免被我底個人的這一類的感覺上的表現所延遲，我雖然竭力地抑制自己，但到了這時候一些努力便極少發生効力了。不過，果戈理自己有時候也踏入我底舊轍，常常叫我重複那節制的半笑，如果可以用這樣的說法。有一次，例如，是當「戈貝金大尉的故事」完成以後。故事剛一完成的時候，我就跌進不能制止的快樂底激發中了，果戈理同我一起笑着，而且三番兩次地問：

「您看『戈貝金大尉的故事』怎樣？」

在描寫着潑留希金底花園的地方，更強烈地表現着作者頭腦裏的自己滿足底情感。我記得在果戈理身上，口授底激動，保持着全部的藝術的自然，達到像在這個地方裏的那樣的高度，還從來沒有過。果戈理至於從靠椅裏站起（顯然是在這一瞬間，他所描寫的自然界浮到他底眼前來了），隨着口授，加進了一種傲慢的、命令式的手勢，等到這可驚的第六章全部完成了，我也興奮起來了；我把筆放在桌子上，爽直地說：

「尼古拉·瓦西黎未奇，我認爲這一章是最天才的東西。」

果戈理緊緊地握着他用以口授的小小的筆記簿，用低微的幾乎聽不出的聲音說：「您相信吧，就是別的也不比它壞呀。」

可是在這同時，他却提高了聲音，接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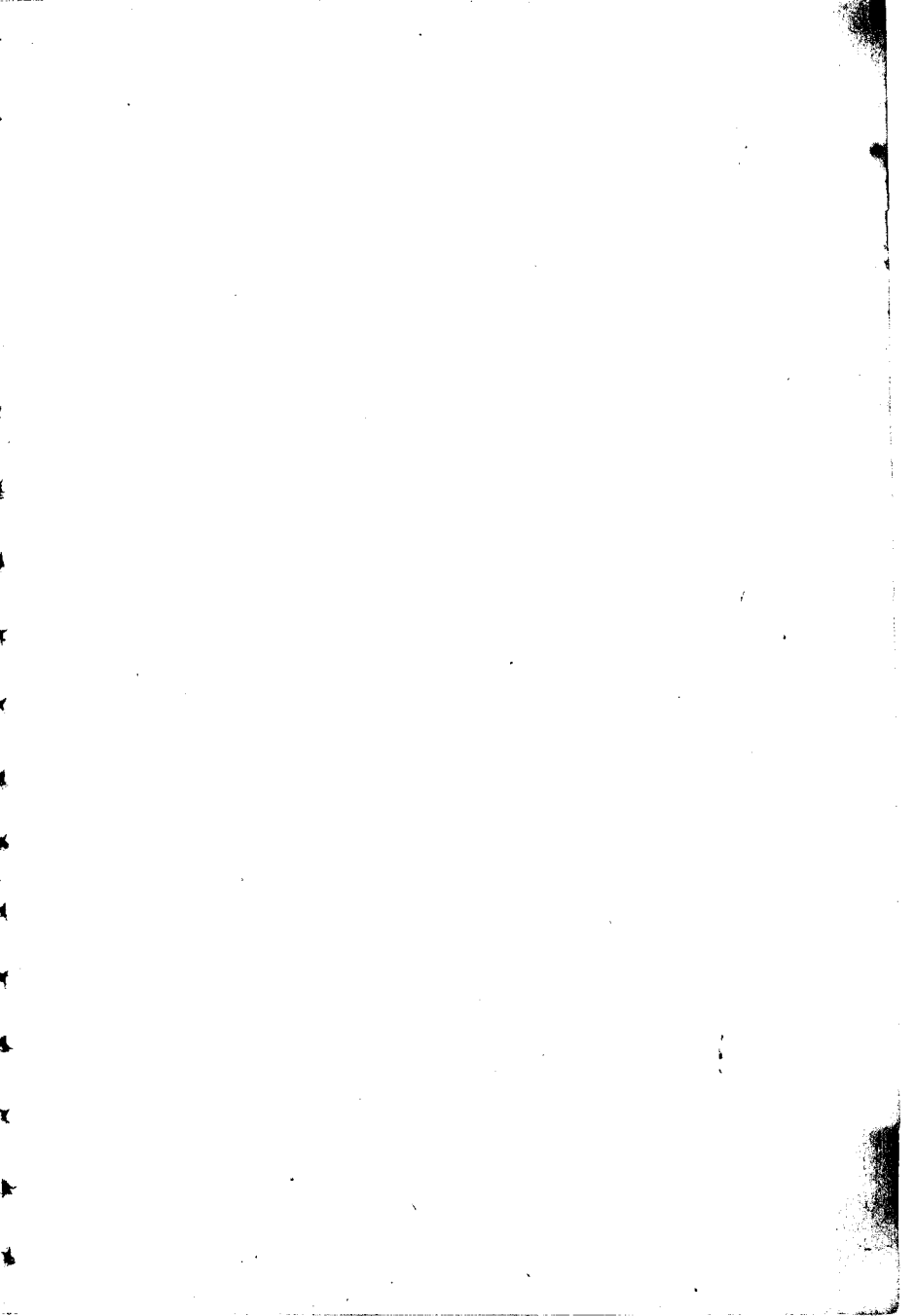
「您知道嗎，我們離吃晚飯還有很久的時間，我們去看看沙留斯威花園吧。」

看他底臉上的光明的表情，以及他底這個提議，就可以明白口授底感觸把他引到精神底快樂的狀態裏去了。在路上這種情形就越加明顯了。我們剛一轉進一條幽暗的甬道的時候，果戈理便唱起了遊蕩的小俄羅斯人的歌曲，最後簡直舞蹈起來，而且在半空裏亂揮着洋傘，沒有過兩分鐘已經只有傘柄剩在他底手裏，而其餘的部分早飛到別的方向去了。他急速拾起摔破的傘，繼續唱着歌曲。滿足的藝術的情感是這樣反應着：果戈理自己向自己慶祝着世界，並且在這種快樂底暴風雨的發作底意義上，我那時並沒有看錯。」

關於潑留希金這一章的誦讀，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得到了證據。顯然，在安寧珂夫眼前的一定是那些謄寫好了的裏面的一種。安寧珂夫底報告，據我所知道，是關於果戈理口授自己底作品的唯一的見證。若細看，便知道果戈理之所以這樣做，純是抱着省察自己底作品底音節的目的。說到這裏，我們所找到的見證就又不祇一個了。

D·A·奧波連斯基侯爵說，在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果戈理把死魂靈第二部第一章讀給他A·O·洛斯特。『所有的豐富地寫在第一章裏的自然界，都是特別地精密的。我完全被那些語句底非常的和諧迷惑了。在這裏我發見了果戈理怎樣把他那麼細心地搜集起的各種類的花草，美妙地利用着了。他往往爲着和諧的效果，故意地插入一個有音節的字。雖然在印出的第一章裏，全部都寫得很美麗，但我却以爲最後的那些稿件（果戈理在臨死之前燒掉的）是被寫得更其精細呢。』當果戈理完畢了誦讀的時候，他把草稿交給奧波連斯基和洛斯特，請求他們給他高聲地誦讀幾段。顯然，果戈理是要研究一下自己底作品底音節。

A·P·托爾斯泰伯爵，（果戈理晚年住在莫斯科的時候，就是住在他底家裏，）也說過，他不止一次聽見果戈理怎樣寫自己底死魂靈：他經過通到果戈理底屋子的房門前的時候，有許多次，他聽見果戈理一個人，在鎖着的房間裏，好像正同什麼人談話，而有時候還用各種不同的聲音說着。



五

果戈理利用來寫在自己底作品裏的一些材料，是怎樣的種類呢？

旅行到彼得堡的年青的果戈理，過了幾個月，他寫給母親：「我請求您，敬愛的母親，我底善良的守護天使，爲我，您行一樁最大的恩惠吧。您有精細的觀察力，我們小俄羅斯人底風俗和習性，您知道得很多，因此，我知道您不會拒絕把這些在我們底通信裏告訴我。這對於我是最需要的。在下一封信裏，我等待着您底關於鄉下的寺守底服裝的充分的描寫，從罩在上面的衫子直到腳下的靴子，和那種被所有最頑固的、最古老的、最少改變的小俄羅斯人們稱呼着的記名；還有我們底農家姑娘們所穿的衣服底普通名稱，

直到最末的一條帶子，以及現在的婦人們和農夫們所穿的衣服。其次是「海七曼」^①。時代之前，人們所穿的衣服底正確的名稱。您總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我們底教堂裏看見過一個姑娘，她就穿着那樣的衣服。關於這些可以問一問年老的人們。還有婚禮底詳細的敘述，不要漏掉一個微小的款目。還有關於耶穌降誕祭，關於伊萬·庫泊拉，^②關於「水妖」也說上幾句。此外，如果有什麼精靈或者家鬼一類的，那麼關於牠們就越詳盡越好，連牠們底名稱和任務。在單純的民衆中間，存在着許多的迷信，可怕的故事，傳說，各種的逸話，等等，等等。這一切對於我都是非常有力度的東西。『過了三四個星期，果戈理又寫給母親：『我現在請求您告訴紙牌底幾種玩法：「潘非里」怎樣玩法，它是怎樣組織的呢？普通，「泊索克」怎樣玩法，是七張嗎？「荷洛德」裏面，可有「荷列琛克」有「辱

● 「海七曼」大將或元帥，從波蘭來的名稱，用於南俄。——譯者。

● 一個祭節底名稱——譯者。

拉烏里。」如果您知道別的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我們那裏，在我們底幾處村莊裏，有一些迷信，和被鄉人們傳說着的種種的故事，這裏面總少不了精靈和鬼怪。修點好吧，請您賞賜給我一個這樣的題目吧。」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底二月：「我請求您，假如您什麼時候在我們底村裏的農民們中間，或者在別的村裏的農民們中間，或者在地主們中間聽到怎樣的有趣的逸事，千萬編製幾個報告。同時給我寫出那些習性，風俗，信仰。再問一問老人們，在那時候百人長們，百人長底太太們，千人長們，穿的是什麼樣子的衣服，是怎樣的，材料最有名，和發生過的一些滑稽的，有趣的，悲哀的，可怕的遺話和歷史，都極其詳細地告訴我。」

在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上，果戈理，顯然，從家裏獲得了不少使他發生興趣的見聞。一本傳到我們手裏的，果戈理親筆寫的筆記簿，還是在涅隱就開始了的，那標題是「雜誌之書，或手頭百科辭典。」這本筆記簿裏抄錄着許多各種各類的烏克蘭的信仰，生活的細目等等，在幾條記載旁邊還註着：「錄自六月二日的信，」「摘自五月四日的信。」

我們在這本筆記簿裏見到許多被果戈理利用在狄亢加近鄉的夜晚裏的相貌。例如「有這樣的迷信，女妖們掃去星星，並且藏起星星。」在聖誕節之前夜裏我們便讀到：「女妖們這時候起得那樣高，祇剩了一個小黑點子，在高處閃耀着。但這個小黑點子顯現在哪里，哪里的星星，就一個隨着一個，落到天底下去了。女妖很快地就把它們裝滿了一袖子。還有三個四個閃爍着。」筆記裏：「瘤草祇在「伊萬節」底半夜纔開一朵火花，誰能夠摘下它，並且要有敵抗一切的精靈的那種勇敢，他就會找到財寶。」伊萬·庫泊拉之前夜故事便是根據了這個迷信。我們在筆記中見到五月的夜裏的水靈們玩着的「烏鴉」遊戲的同樣的描寫。還記着婦女的衣服底說明：外套，裙子，圍腰，——這些名稱，在果戈理底小說裏都遇得着。

爲了塔拉斯·布爾巴那篇小說，果戈理利用了一些講到烏克蘭的哥薩克底歷史，事件和風習的著作：保普蘭底烏克蘭記述。葛黎勾利·叩尼斯基底舊俄羅斯史，梅信茨 基侯爵底扎泡羅基哥薩克史等等。但果戈理爲了那篇小說是更多地利用了烏克蘭的

歌曲。每一篇小說都被這些歌曲底精神浸潤着，小說底體裁全是歌曲式的，而且題旨也簡直落在古詩底風格上面。例如這樣的地方：『因此，將不止一個年老的母親，要用骨瘦如柴的手捶打自己底衰弱的胸膛，哭泣着哥薩克；將不止一個寡婦遺留在哥魯浩夫，涅迷洛夫，契爾尼哥夫和別的城市裏。而且會有心上的人，整天地跑到市集上，盯住一切的過路人，辨認着他們每個人底眼睛，看這些人中間有沒有那一個比任何人更可愛的人；但很多的軍隊通過了城市，他們中間却永遠沒有那一個比任何人更可愛的人。』●有時候我們在小說裏會發見來自民歌的直接的取借。例如，除了「登記」過的哥薩克們，隨便在什麼時候，在發生大的戰爭的場合，還可以招集成隊的哥薩克志願兵：『只要隊長跑到每處鄉村和小鎮中的市場和廣場裏去，站在車上，灌滿喉嚨地喊：「喂，你們！蒸酒的人們，釀啤酒的人們！夠了，你們別再煮啤酒啦，別再輾轉在鍋爐上，拿自己底肥胖的身

體喂著蠅啦！快去贏得武士與名譽底光榮吧！你們耕地的人們，割蕎麥的人們，牧羊的人們，吊住老婆的人們，夠了，你們別再跟著耕犁走啦，別再把自己底黃靴陷在污泥裏啦，別再纏附著女人，毀滅戰士的精力啦！獲得哥薩克的榮譽的時辰到了！」契浩諾拉渥夫說，這個地方是用盧卡謝未契收在他底集子小俄羅斯和大俄羅斯的民歌裏的最初的幾首歌頌康諾烏欽克的詩變爲散文的體裁的東西。

果戈理在工作上面廣泛地利用着自己底筆記簿。契紹夫曾說，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在羅馬，果戈理怎樣派遣他到阿里巴諾去尋找被果戈理忘掉的筆記簿，「好像一本破爛的粗簡的像片冊子。」「我祇是不願意給什麼人讀到它，」果戈理說：「那裏面有我記下的一切我在社會上體驗到的事情。」塔拉辛柯夫博士說：果戈理喜歡探問那些他所不知道的字句，並且把它們寫在專爲這個而預備的個別的小冊子裏。這樣的小冊子，他寫了很多。人們看見過，時常他在午飯之前出去散步的時候，離開家還沒有五步遠，便突然迅疾地回到自己底屋子裏：在這些小冊子裏的一本上留下幾個字句，然後又走出

屋子去了。

果戈理底幾冊這樣的筆記簿傳到我們手裏了。它們全都被收集在有名的契浩諾拉渥夫出版的果戈理全集底第六卷裏。一認識了這些東西，是就會引起多少意外的印象的。

在「作者自白」裏，果戈理寫：『在我，我底英雄們祇在那個時候，當性格底所有的大形的姿態都集合在腦海裏，於同一時間，我把一切的瑣屑——以至頂小的胸針——那每天圍繞着人底周圍的事物都聚攏起的時候，一句話，當我把一切，從最小到最大，表現得毫無遺憾的時候，他們底附在身體上的充分的血肉，他們底性格底充分的圓滿，纔算完成。』然而，恰巧是這些「瑣屑」這些細小的生活的形象和果戈理才會有的不能比擬的表現，在那些筆記裏是可驚地稀少。像這類的筆記，祇遇到很少一點兒：

『屋子底附屬物：一塊四尺大的、鑲着細刻的木框的小鏡子。屋子角隅裏擺着幾隻三角櫃，釘上掛着一條邊上縫着紅線花紋的污穢的手巾。』

「鵲雀坐在豬底肚子上，但那個畜牲一動不動，躺在泥溝裏，用懶惰的哼聲表示着因爲別人的觸動而起的不快。」

或者這樣的對話：

「工作人員們底頭目們選舉總管了，於是來了問題——「爲什麼要選舉他呢？品行好嗎？」「不，不好。」——「不喝酒嗎？」「不，不是一個醉鬼。」——「聰明嗎？」「不，不聰明。」——「那麼他算個什麼呢？」「他會指導。」」

「撒出網的漁夫們底對話，一個：「聽說，不久他們撈着了三布特的梭魚。」另一個在那邊：「把那種話從這裏趕走吧！全是吹牛。」第一個：「什麼，難道三布特的梭魚是不可能的嗎？放到這裏來的很多！」第二個：「什麼放到這裏來了？牧師放魔鬼來了吧！」同樣的場景和摘錄，也完全佈滿在我們所知道的果戈理底年青時代的「手頭百」

『科辭典』裏，在這些筆記簿底篇幅上，這麼說吧：是具有新聞記事的性質的。果戈理詳細地寫下縣長和副縣長底活動所表現出的情形，縣長得了怎樣的賄賂，檢事得了怎樣的賄賂，縣長在視察專員面前怎樣地受窘，等等。他帶着極大的興趣寫下那些土話：「哈巴爾卡」是不知羞恥的女子，厚臉皮的女子。「希別里」是車轍凹地，丘崗。「泡既耶姆茨」是叉子。「扎毛拉耶瓦契霞」是天上出現了要下雨的雲」等等。俚語有：「不是你底嘴吃紅莓子，你不會做澀臉的。」『雄鷄啄了你嗎？』（指愚蠢）『魔鬼每夜敲擊臉皮上的碗豆。』後一句俚語，果戈理曾經用在他底寫作上。在死魂靈裏，描寫一個老科長底面貌，他說：『祇那貫澈了他底面部的濃密的斑痕和凹孔，就把他算在魔鬼每夜跑來在上面敲擊碗豆（照民間的說法）的那些面孔底數目之中了。』他又寫下凡是能知道道的雀鳥和植物底民間的名稱，一些「鄉下人」的字眼底各種各類。果戈理尤其感到興趣的是那適用在某種職業或一般的專門工作上的，所謂「技術用語」捕漁用語，狩獵用語，農業用語（『小麥和裸麥，當穗子一從喇叭管裏露出的時候，就放穗了。燕麥長

得很快，可是不出穗子。」「黍開始變紅的時候，就是熟了。」

我們現在從果戈理底詳細的筆記裏選擇一些關於狗的毛質，種類和名稱的記述吧：

「淺·毛·的·狗——光滑的，尾巴和腿上有很長的毛，這是生着黑肉的。長·毛·的·狗——整個的身·上·生·着·很·長·的·毛。克·理·米·亞·種——有很長的下垂的耳朵。布·魯·達·種——耳朵和毛都豎着……姆·魯·加·種——放光的黑色，黑色的鼻端。波·洛·烏·種——黃色的。波·洛·烏·種——白色上有黃的斑點。形狀：頭——口部，要長和尖細。肋骨底價值：桶形，飽滿。好筋肉的是肥厚而結實，尾巴叫做鞭。腳掌像彈丸——窄小的腳掌。名稱：射箭，咒罵，快跑，書記，北風，寶貝，禮物，發火。」

來看看果戈理把這些用語怎樣利用在乞乞科夫和羅士特來夫去參觀羅士特來夫底犬舍的描寫上吧：「一走進去，就看見一大羣收羅着的狗，長毛的和淺毛的，所有種類，深灰色的，黑色的，黑斑的和灰斑的，淺色點的，虎斑的，灰色點的，黑耳朵的，白耳朵的，此

外還不少……還有聽起來簡直像是無上命令似的各種狗名字，例如咬去，醒來，罵呀，發火，不要臉，上帝在此，暴徒，刺兒，燕子，寶貝，女監督等。所有的狗，都高高興興的翹起來了。獵人切口之所謂「鞭」的尾巴，活潑的向客人們衝來……於是羅士特來夫用以自傲的狗的好筋肉，大家都已目視了——誠然，狗也真的好。還去看克理米亞的母狗……

●
羅士特來夫勸乞乞科夫買狗：「那麼，在我這裏買幾匹狗去吧！有一對可以給你的小夫妻在這裏，會使你樂到脊梁都抽搐起來的。刺毫毛，硬鬍子；那成堆的毫毛，就像刺蝟的刺一樣，而且那肋骨呵——簡直是鐵篩。還有那又小又胖的爪子——幾乎不沾地……」

這同一個地方，在最初的一種版本裏是這樣的：

● 見死魂靈一〇八頁——譯者。

● 見死魂靈一一九頁——譯者。

「一走進去，就看見了強盜，頹廢，飛，美人，鳥，蛇，這些狗，都搖着風車似的尾巴，活潑的向客人們衝來。大家看過了小狗，——小狗也真的好。隨後又去看母狗。」而羅士特來夫勸乞乞科夫買狗是用這樣的話：「噢，那麼你買狗吧。我有頂好的一對賣給你：別人給了我一萬五千的價錢。這是會使你樂到脊梁都抽搐起來的那樣的狗。」這描寫比較上是單薄而普通了，在羅士特來夫身上也沒有領悟出像表現在最後的版本裏的那樣顯明的狗的專門家底姿態。

一般的說，看了傳到我們手裏的果戈理底筆記，我們就應該承認，在那裏面很少有果戈理底生活底直接的學習底反應。極詳細地寫下縣長的權力底一切的機能（這個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是一種事情，觀察那同一個縣長怎樣執行他底職務，又是一種事情，同謝爾葛·阿克薩克夫坐了整整的一晚，並且寫下從他學來的適用於漁業上的所有的技術用語，是一種事情，自己去實地地練習或熱心於捕魚，也是又是一種事情。

果戈理以廣大的手腕從朋友們底談話裏吸取了劇情，表現，模型，和題目，果戈理在

中學裏的時候，和自己底同學們中的一個名字叫G·I·魏索茨基的很親近。他在果戈理的作品底最初的性格上給了有力的影響。他們兩個人底朋友們，讀着狄克加近鄉的夜晚和密爾格拉得，在每一頁上都遇到那些魏索茨基在中學裏的時候用來逗笑他們的字眼，表現和逸話。著名的莫斯科的俳優M·S·謝普庚，也供給了果戈理很多的材料。他曾經告訴果戈理關於市長在密密地擠滿了人的教堂裏找到一個位置的逸話，逸話是這樣的意旨，「我們能夠用冷酷的心去愛，就更能夠用善良的心去愛了。」在舊式的地主裏所說的普里合里亞·伊萬諾夫娜把野貓底出現認爲自己底死亡臨近底預兆，是謝普庚底祖母底故事，謝普庚說給了果戈理。後來謝普庚遇見了果戈理，首先對他說了一句笑話：

「那隻小貓是我底呀！」

「所以那些牡貓就是我底了？」果戈理回答，實際，那些牡貓還存在他底虛構裏呢。
P·A·庫立斯在關於果戈理底生活的筆記裏說：「那是全然明白的，在密爾格

拉得城裏的確曾有伊萬·伊萬諾夫和伊萬·尼基佛洛未奇（當然，是叫別樣的名字）爲了鵝而吵過架。不過他們屢次地吵過又屢次地和好了，並且時常坐在一輛馬車裏互相表白歉意。他們在別人勸告他們和解上面感到快樂，完全沒有惡意和仇視底情感存在。」

P·V·安寧珂夫說，怎樣在三十年代中段，在彼得堡，自己第一次訪問果戈理的時候，他在他底客人們中間看見一個肥胖的人，那人講到瘋人們底習慣，那殘酷的、幾乎是邏輯的澈底性，也會從他們底妄誕的理想底發展上看出來。果戈理坐近他旁邊，注意地聽着他底談話。由那個胖子底講述裏搜集來的材料底一大部分，後來被果戈理用在狂人日記裏了。

這一個安寧珂夫也把寫成外套的題目給了果戈理。『有一次在果戈理面前講到一段公務員的逸話，說是一個貧窮的小官吏，他極喜歡打鳥，又特別儉省，而且不疲倦地盡心竭力地做着職務以外的工作，終於積足了夠買一枝價值二百盧布的很好的獵鎗

的錢。在第一次，當他乘着自己底小船游到芬斯基海灣去尋找目的物的時候，他把獵鎗放在自己面前，照他個人底說法，他忽然墮入一種夢境裏面去了，等他清醒過來，朝面前一看，不見自己底新買的東西了。那枝鎗是在他通過的地方，被深厚的蘆葦掛掉水裏了，於是他用盡全力地搜尋它，但是枉然。小官吏回到家裏，就一頭倒在床上，再也起不來了。他得了寒熱病。他底朋友們知道了這樁事件，便來發起募捐，給他買了一枝新鎗，這才救回了他底命，但這樁可怕的事件，無論什麼時候他一想起來，就不免在臉上現出死人一般的灰白……所有的人都笑這個具有真實的來歷的逸話，果戈理却例外，他沉思地聽着它，低了頭。這個逸話便成了他底小說外套底初步的思想，並且這篇小說在那一天的晚間就在他底心裏生根了。」

謝普庚和彼得堡的俳優索斯尼茨基爲了結婚，那劇本，告訴了果戈理商人家的

未婚女子底幾樁可笑的習慣。

在結婚底原稿裏，我們看到特異的註解：「（給每個客人一杯酒，費克拉送上）在這裏珂且卡列夫同媒人用着銳利的字句嘲罵着。罵到怎樣的程度，我已經不記得了；關於這個應該去問謝普庚和索斯尼茨基，——並且關於那些儀式，商人們在這時候是怎樣使用的呢？如果他們同知道這種風俗的巴高津商量這事，他們或許能夠把這個場景處理得很完滿。」

關於塔拉斯·布爾巴，普式庚對奈修根說，草原底描寫，是他暗示給果戈理的。普式庚有一個熟識的朋友，薩爾申斯基，在談話裏對他很生動地描寫出草原。普式庚給了果戈理一個聽取這種談話的機會，並且慫恿他把草原底描寫放在塔拉斯·布爾巴裏。果戈理從薩爾申斯基那裏借用了許多描寫草原的美麗字句，例如：「夜間的天空在許多地方映出草原上和河岸上燒乾枝的遙遠的火光，和向北飛去的水鴨底黑黑的行列，突然地反射出是銀色而又像緋紅色的光片，那時就彷彿是一些紅色的小手帕，向黑暗的

「天空飛去了！」

果戈理，——我想，每個作家也這樣想，——很重視所謂「清談」（或譯「空談」——譯者），那些講到一些微小的事件的故事，甚至都是合於實際的，也許不是每一次都如此，但顯然是一個特異的習慣。他寫給V·O·巴拉賓娜：「我總是清談底最大的嗜好家，清談對於我是那樣的甘美的口味，就是我們在包尤多尼吃過的那種冰糕也不能夠同它相比。」

A·阿列克謝夫在自己底回憶裏說：

「一個供職於亞歷山大戲院名字叫O·O·普洛合洛夫的小俳優，是一個盃中物底無節制的愛好者。他被果戈理寫在巡按使裏了，當市長問警察署長的時候：「普洛合洛夫在哪里呢？」普洛合洛夫在自己家裏呢，祇是現在沒有方法叫他來做事情。」

「因為什麼呢？」因為在早晨人們把他像死屍似地抬了回來。已經澆了兩桶冷水，到此刻還沒有醒過來。」這段對話是果戈理在一次演習中寫進去的，那時候臨到I·I·索斯尼茨基裝扮的市長說話，却跑來了另外的一個俳優，讀起警察署長底台詞，因為在以前的演習中扮演這個角色的是普洛合洛夫，所以索斯尼茨基就自言自語地說：「普洛合洛夫在哪里呢？」又是喝醉了吧——」果戈理愛上了這句獨白，他立刻把它插進自己底喜劇底這一版裏了。」

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在下面的這樣一段供訴裏產生了極可怕的形象：「我在想像上從來不曾創過一點什麼，我也沒有這樣資質。我祇從實際，從我熟習的具體的事件拿來的材料，纔能製造出好的東西，我祇在那時候，當他底外表底最微小的部分都呈現給我的時候，纔能夠揣摩那個人，我從來沒有在單簡的模仿底意義上畫過一個肖像，我描繪的肖像是用思考底結果創造了他。而不是用想像。我在思考上把事物收集得越多，我就越能產生出正確的創造。我同別的作家比較起來，是需要知道更多更多的，因

爲我若不加以思考的話，有些細目就會脫漏了——而且我底說謊就要比任何別的人更顯明地暴露着了……我底想像直到現在還沒有送給我一個顯著的性格，也沒有創造一個那樣的東西——我底眼睛在自然界中看不到的那樣的東西。」

果戈理斷言他首先需要真實事件底全部的總和，以便在那些事件底基礎上——不是想像的，而是思考的，——創造人底肖像。這與我們知道的關於果戈理的一切以及他在別的地方自己談論自己的話，是一百二十分地矛盾着的。他在這裏要這麼寫出自己，是因爲完全抱有一個預定的目的，鼓勵讀者們把自己底見聞、回憶、逸話、多多地供給他，使他得到爲了創造死魂靈第二部所必需的材料。

假如果戈理真的像在這裏所斷言的那樣，那麼他就一定寫得很少，因爲，我們還將看到，他是很少知道生活，而且也很少有去觀察生活的可能。然而他却佔有着巴爾扎克所說的 *Pénétration Retrospective*，——便是推察過去的事因的能力，也可以說就是用兩三個似乎極不令人注意的特點創造一個人底全部的、性格的能力。果戈理在這

「作者自白」裏又寫：「在我底關於人類的一些最早期的判斷中，人們發見了我特別具有體認別人注意不到的那些巨大的、微小的和可笑的事物的智慧。人們說，我懂得的不是模仿人，而是推測人，這就是說推測他在這樣那樣的場合應該說什麼，與保留在他底思想和言語裏的傾向和姿態。」普式庚也正是驚異着他在果戈理身上看出的這種「推測別人的能力」。『我是一個鑑賞家，』果戈理寫給 A·O·斯密爾諾夫娜，『如果靈魂已經有一點兒露到外面來，它就逃不開我了，當沒有開口說話的時候，我便先在臉上看見它了。』他又寫給她：『我決不是根據什麼推論或結論（「思考」）來認識您底靈魂，因為上帝把聽取靈魂的美麗的、感覺放在我底靈魂裏了；我底許多的快樂和喜悅底源泉。』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果戈理在一封寫給白林斯基的但沒有送出的信裏也說到存在於他身上的這種「慧眼的天才」。

果戈理底相識者們都會有機會看見過他用以「推察過去的事因」的那種可驚的能力，這就是他底「慧眼的天才」。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底夏間，D·A·奧波連斯基侯爵同果戈理從卡盧合同莫斯科，他們停在一處站上喝茶，『我找到了一本罰金簿。』奧波連斯基說，『而且我在裏邊讀到某一位老爺底一篇極可笑的申請書。果戈理聽得了這個，便問我。

「您怎樣想，這位老爺是誰呢？他有怎樣的個性和品質呢？」

「真的，我不知道。」我回答。

「那麼讓我來告訴您吧。」

於是他立刻開始用最可笑的和新奇的方法先把那位老爺底外貌描寫給我，隨後又把他底全部的職務的情形告訴給我，甚至還加進了他底生活上的幾個插話。我像一個狂人似地哈哈大笑了，而他却是十分嚴肅地說完那一篇話。」

看看阿克薩克夫說了什麼吧。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底秋天，阿克薩克夫帶着女兒和兒子同果戈理從莫斯科往彼得堡去。在早晨三點鐘走到了托爾索克，都很飢餓了。果戈理馬上叫了托爾索克因之著名的出色的煎肉餅子。『過半點鐘，肉餅子做好了，祇那

肉餅子底樣子和香味就會喚起強烈的食慾肉餅子的確非常地好吃，但我們突然都停住吞嚥，而開始從自己底嘴裏拉出一根一根極長的灰色的頭髮。那幅圖畫真是滑稽的。我們都低下頭來細看自己底肉餅子，那是些什麼呀？我們在每一塊肉餅子裏找出幾十根這樣的灰色的長頭髮。果戈理底推測是一句比一句可笑。這時候他用自己底不能模仿的小俄羅斯的幽默說廚子一定是喝醉了，沒有蘇醒，別人把他叫起來了，當做肉餅子的時候，他憤怒地撕着自己底頭髮；也許，他並沒有喝醉，而且是一個善良的人，不久害過了瘡疾，因此他底頭髮脫落了，當他不斷地搖動着自己底灰色的卷髮，在做肉餅子的時候，頭髮就掉在食物裏面了。我們叫人去找侍者來說明這件事情，果戈理又先說給我們，我們將從侍者得到怎樣的回答：

「頭髮嗎？這裏怎麼會有頭髮呢？怎麼會把頭髮弄到這裏來呢？這是不是一
些鷄毛吧！」

就在這時候，侍者走進來了，對於我們所問的問題，確乎回答了像果戈理所說的那

樣的話，簡直連許多的句子都相同。我們大笑到那種地步，使侍者和我們底僕人都驚奇地突着眼睛，凝視着我們。」

果戈理雖然具有以兩三個觀察來的特點「推察地」創造一些最複雜的性格那種可驚的能力，但他在「主題」上却毫無天資和構想力。見地不同的研究家們紛歧地解釋着他之在這上面缺乏能力底主因，但對於這個事實底存在都是一致地承認。就連那樣的對立者們，例如V·F別列魏爾支夫和B·M·艾韓堡，彼此間也都同意。『果戈理在自己底作品裏所表現的不是可笑的情境，而是可笑的生存，不是可笑的狀態，而是可笑的人類，果戈理式的滑稽，不是偶然事件底滑稽，而是典型底滑稽，不是事件底滑稽，而是形態底滑稽。』(別列魏爾支夫)『果戈理底結構不被主題所規定，——他底主題永遠是貧窮的，簡直可以說沒有任何的主題，而祇是採取一種滑稽的(有時候本身是一點也不滑稽的)狀態，這種狀態僅僅可以拿來作為滑稽體裁底工作底興奮素或誘因而已。』(艾韓堡)

這是對的。可是多麼奇怪呀！巡按使和死魂靈底作者，何列斯塔珂夫、乞乞科夫、梭巴開維支、瑪尼羅夫——底創造者，自己不能夠構想巡按使和死魂靈底主題！誰都知道，這前後兩個主題都是普式庚給果戈理的。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十月七日果戈理寫給普式庚的那封有名的信產生了驚人的印象：『修點好吧，賜給我一個什麼樣的題目吧，無論滑稽的或不滑稽的都好，但要純粹的俄羅斯的逸話。我底手想寫這時代的喜劇，都想得戰慄了……修點好吧，賜給我一個題目吧；我將一口氣地寫成一篇五幕的喜劇，我發誓——我會寫成一篇最滑稽的東西！』

請看吧：甚至你就給他一個毫不滑稽的逸話——他也會寫成一篇最滑稽的喜劇！譬如一羣快樂的、勇敢的、逗留在空中的無巢可歸的小鳥；不管給牠們一棵什麼樹，就讓那樹是枯槁的、彎曲的，那些小鳥也會「一口氣地」飛來圍住它，並且把有傳染性似的

● 都是死魂靈裏的人物。——譯者。

快樂的喧噪和啼叫充滿在樹枝子上。所有的果戈理式的主題是怎樣地無限制地的呀，它們是怎樣地機會地的和無典型的呀！一些有經驗的官吏會把一個輕薄兒當做政府的巡按使，①一個事業投機者會用死魂靈②完成謎一樣的契約，③一個官吏會害怕結婚，從未婚妻身邊逃開，跳過窗戶④……這不都是同樣的嗎？有着極寬廣的範疇的典型的形象，是可以支配自由的主題底範圍的，——但這是必要的嗎？我個人總以為在那篇採取了最妄誕和最不合理的主題的鼻子裏，果戈理簡直對主題把嚴肅做了一番嘲弄。您看一看可伐羅夫少佐，您看一看理髮匠伊凡·雅各武萊維支和他底老婆，您看一

① 指戲劇巡按使。——譯者。

② 死魂靈係農奴底另一名詞；死魂靈意譯可做「已經死去的農奴。」——譯者。

③ 指死魂靈裏的乞乞科夫。——譯者。

④ 指結婚裏的男主角。——譯者。

看整個的彼得堡的生活，大佐夫人坡陀忒契娜，警察署長，和佈告管理員吧，——都好嗎？壯麗呀！但若有怎樣的一個主題來轉動一下他們底行爲，那時候對於您不還是一樣嗎？如果我給您一個最典型的和最合理的主题，他們都會不會成爲更典型的和更浮彫的人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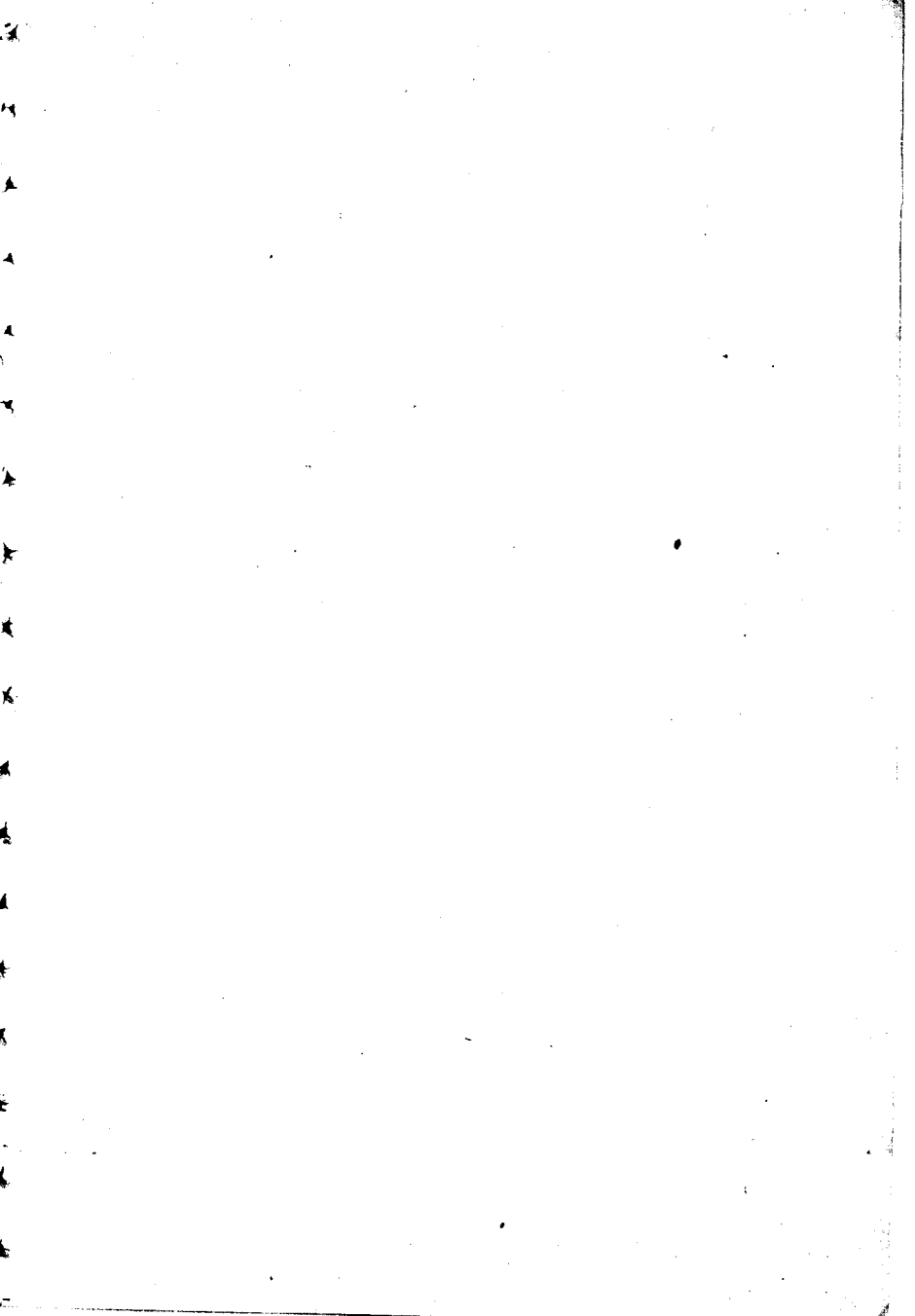
或者，還有——伊萬·費多洛夫奇·斯朋卡和他底叔母，^①他忽然把故事在中間停斷了，用一個笑話收束了：說講故事人底老婆把那筆記底第二部分拿去燒餛飩了。爲什麼您需要結束呢？還有什麼給那卑怯的伊凡·費多洛夫奇，給他底叔母，給那胖子葛黎勾利·葛黎勾利末奇和他底未嫁的姐姐，添上一點嗎？

果戈理認爲『高度的諧調和平靜的狀態』『對於偉大的作品和嚴肅的工作』

① 見譯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二十七頁鼻子——譯者。

② 果戈理著狄亢加近鄉的夜晚裏面的一篇——譯者。

是實質地的重要，當藝術家有朝高舉起被表現的生活，從各方面來觀看它的可能的時候，『就是對於他底事業進行到更建設地的了。』他在「作者自白」裏寫：『大概在那裏有的沒有失掉創造力的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種我不把它叫做想像的、能力的、能力——一種會把一些不存在的對象那樣生動地呈現出來，彷彿他們就立在我們眼前似的的能力。這種能力祇當那時候——當我們離開我們所要描寫的對象的時候，纔在我們身上發生功用……我住在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在我底腦海裏是散亂的和破碎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夠把它組成一個完整的；我底精神墮落了，連想知道它的欲望也萎謝了；但我一離開它，它便在我底思想裏重新併為一個完整的了。』『關於俄羅斯，』果戈理寫給普列特涅夫，『我祇能夠在羅馬寫。祇有在那裏，它纔全部地，把自己底一切的宏偉顯現給我。』



六

當你完全知道了大藝術家底一種已經完成的作品並且開始來研究這種作品底沒有脫手的最初的稿本的時候，你就會發生刺戟和疑惑的奇異的感覺：像你所知道的這樣美麗和均整的東西，怎麼能夠描寫得那麼寒儉和粗拙呢？竟至會引起這樣的思想：這種東西，也許每一個人都能夠寫出來的。是的，也許能夠……然而爲什麼却不是每一個人能夠把這種寒儉和粗拙的東西都做得光澤和整齊呢？在眼前放着被藝術家所執行的巨大的工作，你一步一步地追視着他，怎樣彷彿走在險峻的懸崖，遲緩地艱苦地一點比一點高地向上昇去，——於是你便懂得了那句古老的格言，「天才就是忍

耐。」你便懂得了天才和凡庸的分別，是要看給與自己若干的不憐惜的嚴刻，就有若干的稟賦，是在於不自己滿足於微小的成就，不間斷地、熱心地工作，工作當還沒有達到完成的時候。

當一些人在畫家 P·A·費德特夫面前稱讚運用在他底圖畫「寡婦」裏的簡潔的時候，他回答：

「是的，你若做上一百次，就一定會簡潔的呀！」

果戈理在中篇小說肖像裏也說：「藝術家底一切的自由和輕快的東西都是用過分的壓迫而得到，也就是偉大的努力底結果。」

如果在大作家底已經完成的作品上需要學習怎樣寫作，那麼在這同一作品底沒有脫手的稿本上學習不應當怎樣寫作，該是更有益處的。這里，藝術家似乎給了我們實物見習的功課，似乎用手指指着每一行，直接地對我們說：「你看——這應該創棄，這應該縮短，這應該改寫，因為是不自然的；這裏還要加上一點顏色，使那形象更明顯些。」

我在這裏引用幾個果戈理怎樣在所寫的東西上面工作了的那樣的模型。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在密爾格拉得小說集裏，編入了果戈理底中篇小說塔拉斯·布爾巴。隨後他把這個中篇小說全部地改寫了，它以改寫後的面貌出現在刊行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尼古拉·果戈理全集底第二卷裏。在第一版裏，被塔拉斯所槍斃了的兒子安德萊和做了波蘭人底俘虜的奧司大普是有着多少的時間底間離的：扎泡羅基人們爲了在道路上截下被波蘭人帶去的俘虜，就祕密地解了波蘭城市底包圍，波蘭軍隊追擊着扎泡羅基人們，奧司大普便在這一場戰爭裏做了俘虜。我現在從密爾格拉得初版裏，略爲縮短地寫出安德萊被打死和奧司大普做俘虜的場景以及被果戈理在最終版裏拋棄了的幾個不好的地方。

塔拉斯看見了安德萊指揮着的作爲伏兵的一部波蘭軍隊，他「帶領很少的人數，好像一個瘋子，奔向了這個部隊。安德萊從遠處就認出了他，並且遠遠地也可以看出安德萊是怎樣地全身戰慄着了。他好像一個卑劣的懦夫，藏在自己底隊伍後面，從那裏指

揮着自己底軍隊……塔拉斯已經拋棄了劍和鎗，祇舞着一隻可怕的、奇重的、插着銅刺的鐵矛。若想要看看人格化了的暴怒，若想要饒恕感覺到自已底靈魂不完全是純潔的安得萊底卑怯，祇要朝他底臉上看一眼吧。他底臉蒼白了，他看見他底波蘭人們怎樣地毀滅了，零散了；他看見怎樣那些最後的、圍繞着他的人已經準備要跑開了；他看見怎樣已經有些人掉轉了自己底馬，拋下鎗了。——「救救呀！」他喊，失望地伸着手：「你們往哪裏跑？看他只一個人！」（安得萊自己處在這樣的形勢中還不逃走，是自然的嗎？）

「兵士們鎮靜了，停下一會兒，等看出追趕他們的祇是一個帶着三個疲倦的哥薩克的人的時候，又都興奮起來了。他們竭力想抗拒這樣的絕望的意志，但終於是枉然的。」

「不，你不能够從我逃開！」塔拉斯喊，追趕着那些逃跑的人。

「失望的安得萊開始全力地跑去，然而晚了：可怕的父親已經站在他底面前了。他絕望地停留在那個地方了。塔拉斯朝周圍看了看：在他背後已經一個人沒有

了，他底所有的伙伴都躺在曠野上的各處了。他們祇有兩個人。」

「怎樣，好兒子？」布爾巴說，看着他的眼睛。

「安得萊沒有回答。」

「怎樣，好兒子？」塔拉斯重複着：「你底波蘭人幫助了你嗎？」

「安得萊一句話沒有說；他站着，好像一個被審判的人。」

「就這樣地出賣嗎？出賣信仰嗎？詛咒你生到世間來的那一個時辰吧！」

「說完這話，他用一種恍惚而閃光的眼勢向旁邊看了一眼。」

「你以為我會把自己底孩子送給隨便什麼人嗎！不我養出了你，我也打死

你！站着，不許動，你也不要向上帝請求赦罪：對於這樣的事情，在那個世界裏是不會

被饒恕的！」

「塔拉斯往後退了幾步，從肩上取下鎗來，描準了……鎗聲響了……」

「彷彿是被鏢刀割斷的穀穗，他垂下了頭，倒在草上了，沒有說過一句話。」

「在這時候奧司大普跑來了。」

「爸爸！他說。」

「塔拉斯沒有聽見。」

「爸爸，是你打死他的嗎？」

「是我，兒子！」

「奧司大普底臉現出一種沉默的非難。他跳去抱住二十年來同在一起生長和生活的自己底伙伴和同路者。」

「夠了，兒子，夠了！我們來抬去死屍，我們葬埋了他吧！」塔拉斯說，他在這時候極力地在自己底胸裏抑制着那攻上來的痛楚的情感。」

「他們搬起屍身，負在肩上運到扎泡羅基軍隊後方的燒光的樹林去，並且用劍和矛掘了墳坑。」

「他們把屍體放下去，用土蓋上了，過了一分鐘，塔拉斯已經又在敵人的行列

中揮舞着劍了，好似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所不同的祇在這裏，他現在是以着最大的狂熱砍殺着，被那種替兒子底死復仇的欲望燃燒着。最後，他知道了誰是使他底兒子叛變的罪人了，於是他發誓無論如何非佔取這個城市不可……可是一樁意外的事件中途將他底不能和解的復讎阻斷了。」

扎泡羅基人出發去追俘虜，波蘭軍隊却將他們包圍了。扎泡羅基人攏近自己底輜重車周圍，敏捷地防守着。

「在這時候，把放在自己底一方面的所有的炮彈都射完了的奧司大普，被狂熱誘惑着，就稍遠一點離開了輜重車，開始了短距離的射擊，隨後竟打起交手仗了。他兇猛地打敗了敵人隊伍底一部分，但他很快地便被大羣壓迫過來的敵軍捉住了，老塔拉斯親眼看見了他怎樣被幾隻手舉起來，用一條粗繩子捆綁上，帶往羣集去了。想給與助力和解放愛兒的希望使他忘記了自己底職責底重要。他率領着——大部分的扎泡羅基人離開了輜重車，打進了敵人底中心，以為在那裏可以找到奧

司大普。扎泡羅基人完全消沒在羣集裏了，被羣集分解了。每個人只好個別地作戰了，只要看一看他們每個人在各方面是怎樣地電光似地旋轉着，揮舞着劍，鎗，鞭，和棍棒呀。每個人都看見了自己面前的死，祇是努力地要找個高價出售自己底生命。布爾巴好像怎樣的一個巨人，在這整個的渾沌裏顯出了特色。他兇猛地散布着自己底堅實的打擊，那落在他身上的打擊使他更加冒火了。他用粗野而可怕的叫喊伴送着這一切，他底聲音，好像遠處的牝馬底嘶鳴，傳過了曠野。最後，一些劍的打擊繁密地撒在他底身上了；他喪失了感覺，轟然地倒了。人羣凌亂了，弛散了，許多馬踏着，他被塵土蓋上了。』

所有這些都是用小學生底可憐的筆法寫出來的：誇張的呆板的表現交織着遲鈍的、破裂的轉變。戰爭底描寫缺乏任何的氣分，簡直類似平凡的報紙上的記載。但等到巨匠底手重在這幅寒愴的圖畫上經過一次，再看看吧。這幅圖畫就活了，那些形象便更自然和更凸起了。塔拉斯不僅僅揮舞着劍和粗野地叫喊着了，我們覺得他是體驗着了什

麼，而打進包圍着他底兒子的敵人。兩樁事件——安得萊底打死和奧司大普做了俘虜——是放在並列了，因此從它們生出的悲劇的印象就增強了。動作在達到極度的緊張的戰爭底場面上演起：庫庫賓已經打死了，所有的最好的戰士幾乎也都打死了。哥薩克們最後開始勝利了。可是被包圍的城門突然地開了，從裏面跑出一隊驃騎兵，在他們前面的正是安得萊。又吃驚又震怒的塔拉斯吩咐伙伴們把他誘到樹林裏，哥薩克們從側面去攔阻驃騎兵，勾婁叩培勤科用劍在安得萊底脊背上平平地打了一下，就向樹林跑去了，安得萊跟住了他。

「安得萊也騎馬追到了，已經差一點就趕上了勾婁叩培勤科，然而突然什麼人底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底馬繮。安得萊轉眼一看：在他面前的是塔拉斯！他渾身戰慄着，臉色突然蒼白了；安得萊底怒火一瞬間就消滅了，好像根本不會有過這樣的事情。他在自己面前所看見的是一個可怕的父親。

「嗚，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吧？」塔拉斯說，叮叮地看着他底眼睛。但安得萊對

於問話一句也不能回答，只是站着，向地下埋了眼睛。

「怎樣，好兒子，你底波蘭人幫助了你嗎？」

安得萊沒有回答。

「就這樣地出賣嗎？出賣信仰嗎？出賣自己底人們嗎？停在這裏，滾下馬來！」

他像一個聽話的孩子，滑下馬來了，不生不死地立在塔拉斯面前。

「站住，不許動！我養了你，我也打死你！」塔拉斯說，往後退了一步，從肩上取下

鎗來。塔拉斯開鎗了。

彷彿是被鐮刀割斷的穀穗，他垂下了頭，倒在草上了，沒有說過一句話。

打死兒子的人站在那裏，長久地凝視着那個停止呼吸的屍體。

「爸爸，你做了什麼事情呀！是你打死他的嗎？」在這時候跑來的奧司大普說。

塔拉斯點點頭。

奧司大普出神地凝視着死者底眼睛。他可憐他底弟弟，他立刻說：「爸爸，我們

給他一次寬厚的葬埋吧，不要讓敵人侮辱了他。不要讓野鳥啄了他底身體。」

「沒有我們別人也會來埋葬他的！」塔拉斯說：「將有許多哭泣他和哀念他的人哩！」

他默想了兩分鐘：是把他去給野狼吞吃呢，還是按照武士的道德——這是一
個勇敢者應當以之尊敬無論什麼人的道德——寬恕了他呢，恰在這時他看見勾
契叩培勤科騎着馬向他跑來了：「糟了，阿特曼，波蘭人增強了，一批生力軍來救援
了！……臥甫，岡珍叩還沒有說完，皮沙，連柯連馬也不會騎，徒步奔來了：「你在哪
裏啦，爹爹？哥薩克們正在找你。營部阿特曼，涅微雷且基打死了，扎多洛之尼打死了，
且列爲欠叩打死了；但哥薩克們還堅守着陣勢，他們不親眼見你一面，不願意死去。
他們願意你在他們赴死之前看一看他們。」

「上馬，奧司大普！」塔拉斯說完，就疾馳去了，想要再會一會哥薩克們，想要再
看見他們一次，想使他們在臨死以前還能夠見到自己底阿特曼。但他們還沒有跑

出樹林，敵人底勢力已經從各方面把樹林圍上了，在樹木和樹木中間到處出現了拿着劍和槍的騎士。

「奧司大普！奧司大普！不要退讓啊！」塔拉斯喊，他自己拔出了劍，開始迎擋由各方面先衝來的敵人。忽然有六個人向奧司大普猛撲過來，可是，他們撲來的時候顯然不碰巧：第一個人底腦袋飛掉了；第二個人轉身逃却了；第三個人底肋骨上吃了一槍；第四個人是更大胆的，他底頭躲避了一顆子彈，那火熱的子彈却打中了馬肚子——瘋狂般的馬暴跳着，摔在地上，把騎者便壓死在底下了。「好，我底兒子！好，奧司大普！」塔拉斯叫：「我跟你後邊。」但他還得對戰着來攻擊的人。塔拉斯砍殺着，衝擊着，亂打着這一個那一個底腦袋，自己一面緊緊地向前看着奧司大普，他望見一起有八個以上的人又同奧司大普在惡鬥了。「奧司大普！奧司大普！不要退讓啊！」但敵人已經打败了奧司大普；一個人已經把捕繩投上他底頸子了，他們已經捆住奧司大普，帶走他了。「唉哈，奧司大普；奧司大普！」塔拉斯喊，向他衝去，砍白

菜似地殺了許多遇到他和橫過他面前的人。「唉哈，奧司大普，奧司大普……」但就在這一瞬間，他似乎是被一塊沉重的大石壓倒了，一切在他底兩眼裏旋轉和幻變起來。有一會兒，一些人頭，長槍，煙，火光，生着葉子的樹枝，都亂紛紛地在他底面前閃動，近近地幌耀着他底眼睛。於是他像一株伐斷的橡樹，轟然一聲倒在地上。於是霧遮蔽了他底眼睛了。」

再從巡按使裏引用幾個地方——從據以在舞台上表演的巡按使最初版裏和從最後版裏。市長給官吏們讀着一封信，在那封信裏是一個朋友通知他說有一個巡按使將要到這城裏來。郵政局長進來了。

最初版

市長：『您好啊，伊萬·庫文米契！我特地請您來，是爲着報告給您一件極重要的消息。』

郵政局長：『我已經聽彼得·伊萬諾未奇·保波勒斯基說過：他今天到郵政局

裏來看過我了。」

市長：「這個快嘴子已經到處跑過了嗎？我不知道，伊萬·庫支米契，你怎樣，而我可是覺得好像螞蟻在全身爬上爬着的……」

郵政局長：「怎麼的，難道您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巡按使嗎？」

市長：「遇見過，你可知道，現在是刮得過於厲害了。這樣個小城，沒有什麼說的，是弄得太糟了。」

第二版

市長：「您好啊，伊萬·庫支米契！我特地請您來，是爲着報告給你一件極重要的消息。」

郵政局長：「我已經聽彼得·伊萬諾未奇·保波勤斯基說過了。他今天到郵政局裏來看過我了。」

市長：「呸，怎樣，您以爲這件事情怎樣？」

郵政局長：「我以為爲怎樣嗎？要土耳其人打仗啦。」

市長：「不，完全不是這樣。」

郵政局長：「是的，要同土耳其人開戰了。這全是海蘭西人惹出來的。」

市長：「哪裏同土耳其人開什麼戰！土耳其人在什麼地方呢？簡單說，在戰爭上不行的將是我們的一邊，而不是土耳其人。這是已經明白的：一個可信任的人告訴了我，說有一個官吏要到這裏來，特別是要看一看我們城市裏的居民的建設。」

郵政局長：「也可能，很可能，這或許是對的。」

市長：「噢，您怎樣，伊萬·庫文米契？我甚至覺得皮膚有些發冷了。」

郵政局長：「是的，我自己也覺得似乎有一點兒發熱了。您害怕嗎？」

市長：「怕什麼呢！害怕是沒有的，只是有些心煩，鬼知道，怎麼會心煩！我，說實話，是把本地的商人和百姓剝削得太過了；他們現在對我……：只要我落到他們手裏，我就會被他們吃了。」

最後版

郵政局長：「老爺們，請您們說說，是怎樣的一個官吏要來呢？」

市長：「難道您還沒有聽說嗎？」

郵政局長：「聽彼得·伊萬諾夫奇·保波勤斯基說過了。他方才到郵政局裏來看過我。」

市長：「呸，怎樣？您以為這件事情怎樣？」

郵政局長：「我以為怎樣？要同土耳其人開仗了。」

阿莫司·費多洛夫奇：「就是這句話！我也這樣想。」

市長：「得，你們兩人完全不懂這個！」

郵政局長：「真的，同土耳其人打仗了。這全是法蘭西人惹起來的。」

市長：「同土耳其人打什麼仗！簡單說，在戰爭上不行的將是我們的一邊，而不是土耳其人。這是已經明白的，我這裏有一封信。」

郵政局長：『如果這樣，那麼就不是同土耳其人發生戰爭了。』

市長：『噢，怎樣，您怎樣，伊萬·庫支米契？』

郵政局長：『我怎樣嗎？您怎樣呢，安東·安東諾未奇？』

市長：『我怎樣嗎？害怕可沒有，就是稍微有點……商人和百姓使我擔心。他們說我是他們底生活上的禍害；您看，我真的，如果我從別的地方拿過一點什麼東西，那就是真正毫不知恥了。』

這樣所有的人物便變成更顯明了，凸起了，生動了，每個人都是用自己底言語說着話，一下子就畫出了他底全部的性格。『不，不，完全不是這樣！』誰都可以這樣說。『得，你們兩人完全不懂這個！』這樣便是帶着市長性格的人說的話了。在初版裏市長遲鈍地說着：『這是已經明白的一個可信任的人告訴了我，說有一個官吏要到這裏來，特別是要看一看我們城市裏的居民底建設。』在新版裏市長把話削短了，短得就像這個粗漢子底手指一樣：『這是已經明白的：我這裏有一封信。』祇這便什麼都明白了。在初版裏

郵政局長對市長謹慎地讓着步：『也可能，很可能，這或許是對的。』現在——立刻收回了自己底意見：『如果這樣，那麼就不是土耳其人發生戰爭了。』在初版裏，這在心理上，是完全不可能：一個貪污者會對人們公開地講出他怎樣把全城的商人和「百姓」刮得精光。這全然同舊時的悲劇一樣：如果做了惡人，他自己就每一步都重復着——他是一個惡人。

在最後版裏市長說得很慎重：『如果我拿過一點什麼，那就是真正毫不知恥了。』說到何列斯塔科夫對市長太太在愛情上的表白。在初版裏這表白是當着女兒瑪麗雅·安東諾夫娜在場的時候說的，這全然具有着流行喜劇式的性格。

安娜·安得列夫娜：『呵哈，我底上帝！怎麼能這樣呢！您跪在我們面前了呀。』

何列斯塔科夫：『是的，太太，我對您發生了極大的愛情——您使我幸福吧。我將成爲一個最最幸福的人。』

安娜·安得列夫娜：『呵哈，上帝真的對我……我不知道我該藏到哪里去。怎麼

可能呢！請告訴我，您底話是對誰說的呢？對我還是對……」

何列斯塔科夫：『對您，對您，太太！如果您不把自己底手給我，那麼您……您不知道，我會做出什麼事情來。我鎗斃自己！真的，鎗斃自己！我是一個堅決的人。』

安娜·安得列夫娜：『真的，我不知道我該對您說什麼。我是結了婚的人，我有一個丈夫……』

何列斯塔科夫：『一樣的！如果您不把您底手給我，那麼我就不能夠生活了。真的，我底生活僅值一個銅錢。』

安娜·安得列夫娜：『呵哈，我底上帝！您是怎樣地驚嚇着我呀……我，真的，嫁人了。』

何列斯塔科夫（站起來，用手帕拭着膝蓋）：『呵哈，是的！實際您是結過婚的了。』

最後版

那表白當然是一樣的。

安娜·安得列夫娜：『怎麼，您跪下了呵哈，起來，起來！這裏的地板一點也不干淨。』

何列斯斯科夫：「不，跪着，一定得跪着，我要知道什麼東西來審判我，是生還是死。」

安娜·安得列夫娜：「請原諒，我還完全不明白這些話底意義。如果，我沒有弄錯，

你大概是打算對我底女兒表白這些話吧。」

何列斯塔科夫：「不，我愛上您了。我底生活繫在一根頭髮上。如果您不接受我底

永遠不變的愛情，那麼我就不要這地上的生存了。我底胸裏燒着一團熱火，我要求

您底手。」

安娜·安得列夫娜：「但請允許我說，在某種意義上，我是結過婚了。」

何列斯塔科夫：「這不要緊！爲愛情是沒有分別的；卡拉姆金說過：「法律會審判

的。」我們投進洪流底蔭影底下去吧……您底手，我請求您底手！」

「洪流底蔭影底下」……阿普龍·葛利勾利夫瘋狂般地喜歡這個表現；果戈理

把馬爾林斯基和別涅及可托夫底所有的誇大的譫語縮成了七個字，這種譫語在當時

是被「狂熱的愛人」們掛在舌頭上的。並且一切的表白也都包括在這種「火焰」似

的文體裏了。

再從死魂靈裏引取一個地方，是梭巴開維支在警察局長家裏進早餐時大吃鱒魚的故事。

初版

「客人們一面搓着手，一面帶着滿意的表情走近前來，等喝過了一杯酒，真就如諺語所說，每個人便開始現出自己底性格——有的吃魚籽，有的吃鮭魚，有的吃臭乳乾。但梭巴開維支對所有這些小東西，全不加以注意，却抱定了鱒魚，在人們喝着，談着和吃着中間，他在一刻鐘內便吃光了所有的鱒魚，因此當客人們想起鱒魚，拿着叉子走向他去的時候，才看見在盤子裏躺着的祇是頭和尾了。梭巴開維支吃完鱒魚，就坐在一隻靠椅裏，已經不想再喝再吃了，只是縫縫着和瞬轉着兩隻眼睛。」

最後版

「客人們喝過黑綠的阿列布色的燒酒，這種顏色，是只能在俄國用牠彫刻圖章的透明的西伯利亞的石頭上才會看見的，於是用叉子武裝起來，從各方面走向食桌去。這時候，真如諺語所說，誰都現出真的性格和嗜好來了，這個吃魚子，那個吃鮭魚，第三個弄乾酪。對於這些小東西，梭巴開維支却一眼也不看，一經就跑向鄰近的鱒魚那裏去，在別人都在吃喝，談天之間，只消短短的一刻鐘，就吃得干干淨淨，待到警察局長記起了這魚，說道：「您嚐嚐這天然產物吧，看怎樣，我的紳士諸君？」一面帶領大家，手裏都捏着叉子，一同走近鱒魚去的時候，却看見這天然產物只還剩下一個尾巴了；但梭巴開維支却顯得和這件事全不相干，走向旁邊的一個盤子去，用叉戮着一尾很小的乾魚。吃完了鱒魚之後，梭巴開維支就埋在一把靠椅裏……」等等。

七

在果戈理底創造力裏，我們可以看出有兩條洪流。這一條和那一條是絕對地不同的，——高舉的抒情主義和性急的、盡情的笑。這兩條洪流很少能夠融合在一起，在舊式的地主或外套裏，就有例子。大部分上它們是個別地行走着，不能夠合一，僅僅彼此交錯着而已。最特性的標本——在死魂靈裏：

『用了它一切的可怕，深深的震動了我的心曲的雄偉的空間，嚇人的籠罩着，我；一切超乎自然的力量，開了我的眼……唉，怎麼的一種晃耀的，希奇的，未知的廣遠呵！我的俄國……』

——停住，停住，你這驢子！——乞乞科夫向綏里方叫喊道。

——我馬上用這刀砍掉你！——一個飛馳的急差吆喝着，他鬍子長有三尺多。——你不看見嗎，這是官車嗎的！——於是那三駕馬車，就像幻影似的在雷和烟雲中消失了。

『然而這兩個字裏可藏着多麼希罕的，神奇的神惑：公路……我的上帝，這是很遠很遠的旅行的道路，可是多麼美麗呵！每當陷沒和沉溺，我總是立刻絕住你，你也總是拉我上來，寬仁的抓着我的臂膊！而且由這樣子，又產生了多少滿是神異的神情的雄偉的思想和夢境，多少幸福的印象充實了魂靈……』

『這時候，我們的朋友乞乞科夫的夢想，也不再這樣的全是散文一類了。我們且來看一看他起了怎樣的感情吧！首先他簡直毫無所感……』等等。

照A·L·斯樓尼姆斯基所說，這是『嚴肅的同滑稽的底接合，』『同滑稽形像底銳利的變態發生關係的相反底嚴峻。』在果戈理底下呈現了一種固定的方法。由

此「可以得到兩個反對方面上的感覺：緊張的感傷的昂奮和嚴峻的滑稽的潰滅。這兩個方面對於彼此都是必要的東西，它們有着相互的條件：昂奮來得越高，越急激，那邊線也就下降得越峻，它底切斷面也就越陡直了。」（果戈理底滑稽技術，二四頁。）

然而在這兩個領域裏，果戈理遠無相等的力量。在笑的領域里，他到現在，不僅在我們底文學裏，就是在世界的文學裏，也還是一個不能比擬的巨匠。很少能夠在什麼人身上找到這樣的典雅的笑，而且沒有一切像亞里斯多芬，拉布雷，斯威夫特，莫里哀，和我們底薩爾蒂柯夫·謝得林常犯的粗俗和繁重。在這種關係上，果戈理就是對於我們底現代，也還是一點沒有遜色，一點沒有生鏽，並且現在可以完全像當時的人們所學習過的一樣地跟着他學習。

但在抒情主義底領土裏就不是這樣了。不過果戈理在這裏有時候也昇到巨匠底最高峯——例如在死魂靈中的幾段抒情詩的描寫裏（第七章底有名的開頭「旅人的幸福」或潑留希金故事裏關於舊事的幾行），有時候也在自然界底描寫裏，例如在

塔拉斯·布爾巴裏的曠野底畫而；因爲這原故，柏林斯基喊道：『鬼捉了你，曠野，你在果戈理底手裏怎麼就那樣好呀！』但在一般的抒情主義上，却是果戈理底最薄弱的地方，他必然地毀壞在誇張的修辭上，一到那裏，他自己底字句就消失了，一些標準記號就出現了，全是些「可驚的」呀，「奇異的」呀，「魅惑的」呀，加上大批的虛線和感嘆符號。常常在那種地方顯明地露出果戈理底真正的弱筆，那裏，事情是輪到極近易的體驗底表現，在那裏，我們，以及甚至從來沒有想到創作的人也都能夠很容易地把捉到自己底言語。

在一千八百三十四年的新年時，果戈理寫——不是爲了付印才寫，而是特地爲了自己。（我引用一個結尾。）『噢……我不知道，怎樣稱道你，我底天神！你，還是從我睡在搖籃裏的時候就帶着自己底和諧的歌曲從我底耳邊飛過了，那樣地奇異，難理解，到

此刻還生長在我底思想裏，有那樣無限的和恍惚的撫愛藏在我底幻想裏！噢，看一看吧！美麗的，把自己底天上的眼睛落在我身上吧！我跪下了！我投在你底脚前了！噢，不要離開我吧！同我一起生活在地上，即使每天兩點鐘也好，好像我底一個美麗的弟弟！我要完成……我要完成。生活在我底身上沸騰了。我底工作將是靈感的。在我底工作上面懸着不能達到地面的神明！我要完成……噢，吻我和祝福我吧！

這簡直是爲了俳優的誦讀而寫的東西。大概你會看見彷彿有個俳優，感激地向上伸着手，又跪到地上，低低地俯垂着頭，誠心地低念着：『我要完成……我要完成』也許是因爲可以把客觀者引到最大的自忘上來吧。但這個獨白祇是從戲院的歌曲而來，在這裏面連真實的感情底蹤影也沒有。

或者，還有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在羅馬，年青的伯爵魏耶里勾爾斯基死在了果戈理底懷裏，這是一個有天才的青年，果戈理對他給與了非常的厚誼。他不離開一步，看護着，通宵達旦地不睡覺。當時的經歷還保存在他底筆記裏——寫在果戈理所用的幾張信

紙上的日記之類的東西。這裏是摘錄。

——我底頭很沉重，——他說。我開始用桂枝拂着他底身體。「呵！真清爽，真好啊！」他說。他底話那時候是……是些怎樣的話啊！我那時候給他以任何的地上的、可賤的幸福，那些卑劣的，那些污穢的幸福……不！這些話是不值一說的！你如果遇到了誰，——祇要遇到了就算，——便請捧出這些雜亂的、軟弱的字行，我底感覺底可憐的表現，——你是瞭解我的。否則就是你沒有遇到什麼人。你是懂得的，所有的財寶和榮譽底堆積是怎樣地醜惡，這些被稱爲人的木偶底發響的釣餌。噢，如果同什麼樣的邪惡來把從「半夜之王」底權威的令杖散出的一切踏碎，摧毀，並且如果只要知道因爲這個而在他底臉上換得一些表示和緩的微笑，那時候該是怎樣地快樂呀！」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我們知道，果戈理是真實地、痛苦地經驗過了魏耶爾勾里斯基底病和死。雖然——却沒有一個真實的調子，一個真實的字句是從靈魂裏發出來的。誇張，修辭，「桂枝」標題是「別墅之夜」。

當果戈理要寫什麼美麗的東西的時候，他就像小學生似地害怕起來，惟恐這美麗的東西達不到美麗的地步，於是他割棄了一切的「低微的」一個落一個地堆疊起那高級的東西。他底一些自然界描寫，在本身底美麗上是盛裝的和無生氣的，——讀完普式庚，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柴霍甫再讀它們簡直令人疲倦。

「你們知道烏克蘭的夜嗎？你們不會知道烏克蘭的夜的！你們朝它看吧：一輪明月從天空當中向下窺視；無邊的天幕展開着，展到無窮無極；它燃燒着，喘息着。大地全部浴在銀色的光輝裏；奇妙的氣息，幽涼地，充滿了甜醉，播泛着芬芳的海洋。莊嚴的夜呀！迷人的夜呀！……全部的風景都睡熟了；可是上邊依然在喘息着：一切是神秘，一切是嚴肅。同時在心靈裏也是遼曠的和不可思議的，那銀色的幻像羣就在它的深處和諧地滋生。了。……等等。這使人想起在柴霍甫底海鷗裏有一個新起的作家談到小說家特里哥林的話：『在他手裏，那打碎的瓶子嘴在土堤上閃着光，水車輪子射出黑影來，——這裏月夜就完成了。而在我手裏呢，閃動着的光，星星底靜靜的微光，和遙遠的鋼琴的聲音，消

失在幽靜的、芳香的空氣裏……這是怎樣地煩瑣啊！」

尤其是果戈理式的美人底姿態，更加呆板和無生氣。她們全都是一個樣子的面孔。『端整的女人的姿式，長長的豪華的髮辮……這是一個藝術家給了畫筆底最後的一揮的作品了，這是一個美人，充分地發展了自己底美色的婦人；胸，頸和兩肩都有那種恰好地、完全地發揮了美麗的典雅的曲線……雪白的牙齒，芳香的髮，馥郁的嘴唇……』這是塔拉斯·布爾巴裏的美麗的波蘭女子。

「這是達到奇異的頂點了……所有的零碎地分散和閃耀在世界美人們身上的東西，都集聚在這裏了。看見了她底前胸和上半身，立刻就會明白在其他的美人們底前胸和上半身所缺少的是什麼了。在她底濃密的、放光的頭髮前面，一切的別的頭髮都顯得稀薄和暗淡了。她底胳膊是爲了使每個人變成藝術家而生長的。祇有古代的雕刻家纔能在自己底彫刻上留下那美麗底最高的觀念。這是爲了使所有的人都一樣地變瞎而創造的完全的美。」等等。是羅馬斷片裏的安奴恰達。

「天哪，是怎樣的神聖的像貌呀！耀目的白嫩的迷人的額，包在美麗的瑪瑙似的頭髮裏……嘴唇被最動人的夢想封鎖着」等等。是中篇小說涅甫斯基大街裏的妓女。

一切的其餘的美人也是這樣——連奧克沙娜，連皮多爾卡，連甘娜，連烏連卡，但看看托爾斯泰，例如，他並不怕這樣描寫娜塔霞·瑪斯洛娃，說她有一張大嘴：「她底裸露的頸子和兩臂要同艾列娜底肩膀比較，就又瘦又不好看了。她底肩膀是枯瘦的，胸部也不凸顯，手也是細細的。」然而托爾斯泰會把娜塔霞造成異常地誘惑人的，因此我們也就相信了藝術家所說的「她底美酒醉了波爾孔斯基公爵底頭腦了。」托爾斯泰在復活裏描寫卡麗莎·瑪斯洛娃時總是不忘記她底斜斜的眼睛。但這一點沒有損害了她底魅力。

就連描寫美男子們底肖像也是這樣標準化的，無個性的，——列夫耶●生着「鷹

似的眼睛，『安得萊』他底眼睛閃着晶明的剛毅，天鵝絨的眉毛變成勇敢的弓形，晒黑的兩頰輝煌着青春之火底全部的光芒，以及和緞子一樣的發光的年青的黑鬍子。』

因爲果戈理惟恐損傷自己底插寫上的美麗，就時常完全做得超過限度，跑到可笑的誇張上去。你們注意過嗎，例如，那個英雄塔拉斯·布爾巴有多少體重？二十布特！是的，二十布特。第一章末尾：『布爾巴躍上自己底「魔鬼」，牠立刻兇猛地仰起來，覺得自己身上壓了二十布特的分量，因爲塔拉斯是特別沉重和肥胖的。』●這樣的道地的胖人，是不能夠同波蘭人打仗的，只好讓他領取很好的養金，擺在怪物陳列館裏。描寫尼泡爾時，果戈理說：『很少有雀鳥飛到尼泡爾中部。』在尼泡爾河岸，誰都知道，特別是有許多雀鳥棲居着，那些雀鳥當飛移的時候也常從另一些地方飛到別的海岸哩。

●果戈理手下的這些誇張，一到那莊重的嚴肅拋棄了作者和當他底眼睛裏燃燒着

笑的時候，便成爲無疵的適切時境的東西了。『僕人敏捷地旋轉着一隻茶盤，茶盤上托着那樣多的茶杯，好像落在海岸上的雀鳥。』『伊萬·尼基佛洛未奇有一條那樣的大褶的褲子，如果吹脹了它，在裏面可以裝下連倉庫帶房屋的整個的院子。』『另一個有着參謀總部底圓門那樣的嘴，但，唉，唉，午飯時只吃一點馬鈴薯就夠了。』

這裏，好像上了魔術，都活潑了，和肖像的地了。沒有一點陳腐的形跡，兩三下筆觸，那個人相和他底所有的性格上的特徵就俱備了。『檢事生着漆黑的濃密的眉毛，左眼睛微微地展閉着，好像在說：「我們走吧，弟兄，到另一間屋子去，我要在那裏告訴你一點事情。」然而這是一個嚴肅的，寡言笑的人。』梭巴開維支底有名的描寫：『當乞乞科夫橫眼一瞥梭巴開維支的時候，他這回覺得他好像一匹中等大小的熊。而且好像彷彿爲了完全相像，連他身上的便服也是熊皮色，袖子和褲子都很長，腳上穿着鹿靴，所以他的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別人的腳……誰都知道，這樣的臉，在世界上是很多的，對於這特殊的工作，造化不必多費心機，也用不着精細的工具……也無須再把他鏤平，磨光，就說道

「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梭巴開維文也正是這樣的一個結實的，隨手做成的形相；他的姿式，直比曲少，不過間或轉一下他的頭，爲了這不動，他就當然不很來看和他談天的對手，卻只看着爐角或房門了。」●

這些人形都在行走着，動作着，彷彿是活的。「乞乞科夫用着愉快的禮儀同幾個太太自然而敏捷地交換着問候，邁着細碎的小步，走向這一個又走向那一個……身子極其嫵媚地忽左忽右地轉動着，一面在這裏擦着兩隻小脚，那樣子就像一條短尾巴或一個句點。他又出現在秦且轉尼克夫面前了：『談完了話，客人帶着迷人般的愉快，擦了擦那雙穿着秀美的釘着真珠扣子的漆皮短靴的脚，不顧身體底肥重，他却以着皮球那樣的輕捷立刻朝後跳開些了。』

果戈理當自己底英雄們登場的時候，竟畫出人物與音節底表現上的那樣精密，

這些地方不大人注意到的，等看到了這些地方，就要覺得：怎麼以前竟會不注意到這些個呢？

「那麼，我們這裏的最好的都會呢？」瑪尼羅夫又問。

「彼得堡，」綏密斯多克利由斯答。

「還有呢？」

「莫斯科，」綏密斯多克利由斯道。

「多麼聰明的孩子呵！了不得，這孩子！」乞乞科夫說。「您看就是……」他向着瑪尼羅夫顯出喫驚的樣子來。「這麼小，就有這樣的智識。我敢說，這孩子是有非凡的才能的！」

他同瑪尼羅夫夫婦告別時，對他們底孩子說：

「再會呀，可愛的孩子們，對不起，我竟沒有給你們帶一點東西來……但再來的時候，一定要帶點來的。給你是一把指揮刀，你要指揮刀嗎？怎麼樣？」

「要的，」綏密斯多克利由斯回答道。

「給你是帶一個鼓來。對不對，你是喜歡一個鼓的吧？」乞乞科夫向亞爾吉特彎下身去，接着說。

「噲，一個堵，」亞爾吉特小聲說，低了頭。

「很好，那麼，我就給你買一個鼓來，——你知道，那是一個很好的鼓呵，——敲起來它就總是蓬的……蓬……咚的，咚，咚，咚，再見，小寶貝！再會了呀！」他在他們頭上接一個吻，轉過來對瑪尼羅夫和他的夫人微微一笑，如果要表示自己覺得他們的、孩子們的希望是多麼天真爛漫，那麼，對着那些父母是一定用這種笑法的。」

在小說馬車裏，且爾透庫次基底受驚的太太喊叫她底丈夫：

「起來，起來！快起來！」她喊，拉着他底胳膊。

「呵？」且爾透庫次基咕噥着，翻一個身，並沒有睜開眼睛。

「起來，木頭人你聽見了嗎？客人！」

「客人什麼客人……」說完這句話，他輕輕吼了一聲，彷彿牛犢用嘴頭尋找自己底母親底奶子的時候所叫的聲音。「姆姆……」他呻吟着：「伸過你底頸頸來，寶貝！我要吻你一下。」●

果戈理底美女們和美男子們全都是用同一種方法說話，一樣都是高舉的抒情的調子。果戈理底喜劇的英雄們都各自有一種特別的，適於他一個人的特別的言語。E·曼結爾斯達姆教授在自己底關於果戈理的文體底性質一書裏，對於這個問題，做過精密的研究，我們祇要去看一看他底觀察就行了。

在果戈理底語言中，一些生動的人物底整個的世界都被明亮的光照耀着，浮雕似地顯凸出來——曼結爾斯達姆說。——在他底每個人物所說的全部的話裏，除了藝術家用以創造了他們的思想，還把個性和氣質底總合顯示給我們，——這樣的筆勢，是連那些偉大的幽默家也不會達到的。我們好像聽到了他們底聲音，看見了他們底一切的動作。至於從幾個句子可以測度那整個的人。

一個人（何列斯塔珂夫）好做無聯絡、無意義的成串的言語。甚至字句在文法上都不相連貫。他底談話會把他自己和他底聽者帶到發音不全的、饒舌的孩子們中間去；有時候那意思似乎也是明白地在詢問着，但頭腦裏是空洞的，連一隻小球也滾不出來。在他底全部的語彙裏面可以尋出一種思想，用五個至十個的字就說盡了；他祇懂得罵人，請求人家來玩紙牌，胡調，欺騙，說謊，——天性的地，非本意的地，不自覺的地。

在我們面前還有另一個人（梭巴開維支）他底談話完全是以一種特別的形式而決定了個性，只賴兩三個對於一切的人們無例外地適用的字眼：「賊」，「強盜」，「騙

子，』「只有一個像樣子的人，這個人，如果一定要說實話，那就是豬呀。」他底言語說得緩慢，自信，沉重；這樣的聲音，是不合乎放進普通的談話底速度去的，而是需要緩慢：「何加和馬何加，」『寬肩人，』『造得堅固，』『肩寬有力。』——這樣的字句可以一聲一聲地發音，一點也不會失掉自己底沉重，沒有一個多餘的字，全是簡短而明瞭的。

瑪尼羅夫底又是一種風格了。這個老爺說的是甜得過分的言語，這正證明缺乏一切的思想。他具有他『想要證明』的『靈魂底磁力』，『寂寞的思考底殿堂』，『心底命名日』……『當然，如果鄰居是很好的，人便是另一件事了，例如，假使有那樣的人，有時候就可以同他談談友愛，研究一點什麼學問，使靈魂感動，也可以說是飛舞起來……』

瑪尼羅夫完成了些什麼呢，——一點不知道是什麼。他就不這樣也是瞭如指掌的。

羅士特來夫則沒有時間說話，——他永遠地活動着，因此他底談話也就迅速，零碎，片斷；他要用一句話說明全部的歷史，而在故事中却跳到巨大的空間裏去。我們若去尋找中間間隔的道路並且對自己發出一個問題，那些思想底過程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

完成呢，是白費氣力的事情。在言語後面露出了行動；印象底迅速的轉變被思想底迅速的移動表現了出來。他總是有很多的發光的、無分別的、刺戟的語尾。

科羅潘契加同樣也有自己底言語。這是蠢笨女人底言語，這種言語是一遍一遍地空重復着，因為沒有接近任何的思想，她不能夠明白別人對她說些什麼。這是不及格的愚昧底言語。

果戈理底俄文程度很壞。他底學生時代的書信，在文字上現出許多頗大的錯誤。就是他底後期的一些書信，也同樣充滿了很重的錯誤。甚至在爲了出版而被果戈理整理過的那些書信裏（朋友通信萃選）也有不少錯誤。

果戈理到晚年，自己也覺得在俄文上自己底這種不堅實了。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果戈理底同學N·樸洛叩泡未奇，文學教師和極無名的詩人，接受了在彼得堡印刷的果戈理全集底校正工作。於是死魂靈底著者寫給文學教師：「在校正方面，我請求你儘可能地依照你底主意，全權地去處理吧……真的，隨便什麼地方，修改呀，請你拿出你修改

自己底學生底課卷那樣的自由。如果哪裏句點重複得太多了，就給它換一個別的，你一點也不要猶疑那會不會好，——全都會好的啊。」果戈理在這個請求上還附加了理由，說是也許抄寫者在原稿裏弄出許多錯誤。但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果戈理寫給普列特涅夫：「天才的作家很容易獲得的一切，我費很大的力量，纔能夠獲得。我到現在，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夠成就自己底綴音 (Syllable) 和語言，這是第一個條件，所有的作家底必要的工具。這些東西在我手裏到現在還是這樣的不整潔，便是在那些蠢笨的作家中間無論哪一個也不至如此，所以連初等小學生都幾乎有權利嘲笑我。我寫出的一切祇在心理學的意義上可以看看，但無論如何不能作為文學底模範，因此那個叫自己底學生向我學習寫作藝術，或者像我一樣來描寫自然的爲人師者，可算是相率的了。」

然而果戈理在自己底過去的全部生涯裏，却是用心地、剛愎地在俄國文字底一切的精細上和一切的陰影上研究了俄國語言。我們已經知道他熱心地把凡是能夠找得到的稀用的文字，方言，專門術語，都寫入自己底筆記簿裏。除此，果戈理還傳給我們一卷

他所編輯的並且全部親筆抄寫的俗語古語稀用語集。這卷語集裏的材料，大部分是果戈理從列夫所編輯的俄文語原辭典裏汲取來的。果戈理甚至夢想過自己編印一部大俄語詳解辭典——大概彷彿現在我們所用的達里底大辭典那樣的性質，一部對於一切的作者都必要的字書。

因為有了這種語言知識，果戈理在他底領域中纔達到了無論先於他或後於他的最初的俄國作家們沒有一個人能夠達到的境地。

彼得·彼得洛未奇·皮吐合吩吩咐廚子預備午飯。「他怎樣吩咐了的呀！連死人也

要引起食慾來。——「做些四角形的魚肉饅頭，」他說，倒抽了一口氣。「你在一隻角裏給我放些鱈魚頭，和蝶鮫，在另一隻角上放些蕎麥飯，和摻葱的蘑菇，甜乳，腦子，和你知道的那裏應放的別的什麼……還有，你知道，要把它一面搽成紅色，另一面也搽上色，但要淡些。還有那底面……把它蒸得這樣，全是潮的，明白嗎，不要做得一吃就散了，而要做得放進嘴裏像雪似的溶解開，做得沒有聽說過那樣的好。」一面說着，皮吐合就吮嚙起嘴

唇來……皮吐合另外還吩咐了許多菜。祇聽見：「烤一烤，蒸一蒸，好好地薰一薰！」

曼結爾斯達姆根據這個場景做了如下的觀察：

「這幅圖畫，在藝術上是令人吃驚的，它把讀者帶進那個魚肉饅頭內行家底靈魂深處去，而且不過是在這一類的圖畫大海中呈現了一滴罷了；它們充滿了那樣的同一意義的豐富的陰影——一切都民衆的地到了這樣的程度，你聽着它們，就彷彿直接地從創造了這些字句的人底口裏聽到一般，如：「吮嘔起嘴唇來，」「烤一烤，」「薰一薰，」「做得，」「放些，」「也搽上，」「但要淡些，」「還有那底面，」「一吃就散了。」——還沒有一個人運用過這樣的民衆語彙，這宛然是藝術家用顏色畫在畫布上，可以觸覺到的東西。」

或者，還有例子。是乞乞科夫默想到被他從潑留希金那裏買來的逃走的農奴們底運命。

「試試看沒有護照，你又落在警察局長的手裏了。你勇敢地對面站着：「你

的主人是誰呀？」那局長訊問說，還看着適宜的機會，在他的話裏插下一句厲害的咒罵——「是地主某人，」你大胆地回答道。「你怎麼跑到這裏來的？」局長問。「我繳過贖身錢，得了釋放的了，」你答得很順口。「你的護照在那裏呢？」在我的主人家，市民批美諾夫那裏。……「你說謊嗎？」局長說，於是又來一句厲害的話……「你爲什麼又來說謊的？」局長重新問，而且再來一句厲害的話兒……「但你爲什麼偷了士兵的外套……？」局長問，於是又添上一句挺硬的話兒……」●等等。看看果戈理爲着同一意義的表現儲藏着怎樣無限的語彙吧。

他將一句話改成另一句話，便使我們覺出音調的抑揚和說者底個性。法官對市長說他想要把小狗贈給他。「有兩個地主到我這裏來訴訟，因此現在我就可以到兩個人底領地上去獵兔了。」在最初版裏市長回答：「現在讓所有的兔子跟上帝去吧！我底耳

朵祇聽到那該詛咒的匿名旅行者。你等着吧，門突然地開了，就進來了。●」在最後版裏：「好爹爹，現在不要拿你底兔子來攪我吧！該詛咒的匿名旅行者坐在我底腦袋裏呢：你等着吧，門一下子開了，——就意外了！這得有很大的天才，——曼諾爾斯達姆評道，——用一句「就意外了」表現這萬意料不到的事件和由這意料不到而在官吏們身上發生的動作；「就進來了」在表現上不夠達到目的，因為它太抽象了。

在這裏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果戈理竭力地躲避一切的外來語——非俄國語。它們祇在果戈理想要增強故事底滑稽印象的地方才遇得着。「N城底婦人們是所謂典雅的。」然而這些婦人們絕不是慾利者。『羅士特來夫奮勇地喝了兩杯茶，當然是加了糖酒的。』『親愛的！請允許我給你倒上一點別芝吧，』等等。一般地說，果戈理祇在

● 見巡按使，——譯者。

● 法字，牛乳，雞蛋，砂糖等之混合物食。——譯者。

需要那樣改變的時候，才謹慎地用外國字來替代俄國字。曼結爾斯達姆舉出了許多例子。『……乞乞科夫說，起初有些困惑於這樣的稍微嚴峻的特性了。』改為：『乞乞科夫有點被這樣的稍微嚴峻的判決困惑了。』——幹什麼呀？——『噢，這已經是我底秘密。』改為：『噢，這已經是我底事情。』哥薩克『唾吐着自己底過去，帶着宗教狂者底熱心把他自己放進任性裏了。』代替『帶着宗教狂者底熱心，』果戈理換了『無顧忌地。』『鹹餅』改成了『小麵包』，『間斷』——『沉默』，『挑發食慾的』部分——『喚起（食慾）的』部分，『面紅』——『騷亂』。

果戈理喜歡依賴方言和稀用語，但他把它們運用得那樣地巧妙，使那個字把會話生動起來，把會話變成更大聲的，完全不用加什麼註解，像別的一些作家常做的那樣。『在小城B裏遇見過路人乃是難事。』很少才碰見怎樣一個養有十一名農奴的地主，穿着棉布的禮服，坐在半似蓬馬車半似送貨車的車裏，顛顛簸簸地走下街去……『美麗的夏日，窗戶大開着，地主們穿着的寬大的燕尾服裏的揉皺的胸衣。』『一切（在屬

於梭巴開維支的村子裏，無不堅固，而且屹然的站在地面上，排排節節，還似乎有着深沉的不可動搖的布置。」●「而梭巴開維支裝得彷彿不是他似的。」「整理好了，他們打發車輛走到前頭，又同留下的伙伴們舉了一次帽子，這才靜靜地跟在車輛後面走去。」

文學氣重，遠離開生動的會話，是我們底作家們底普遍的缺陷和普遍的毛病。L·托爾斯泰在他底生活最後期間曾幻想把自己底著作「譯成俄語。」若熟知普式庚、秋特且夫、屠爾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柴霍甫底語言，對於沒有準備的讀者，得需要很久的練習。祇有果戈理一個人，所知道的俄語比他們全體都壞，却能夠達到使用這些發音不全的文字，但不減低創作底高度，而可與最無教養的讀者接近的地步。在這一點上，果戈理是我們底所有的作家中間最民主主義的一個。

九

果戈理完全不知道實際的俄羅斯的生活

(大概是不可信的事情)

二十年前，S·A·開格洛夫在這樣的標題之下，發表了一篇論文，它底判斷和難以駁辯的完整惹起了意外的反應。開格洛夫寫：「像一般人所謂在那上面反映了」全俄羅斯」雛形的巡按使和死魂靈底作者，實際上簡直可以這樣說，他是從來沒有看見過那個真正的俄羅斯的。果戈理祇知道小俄羅斯和彼得堡。」

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秋天，果戈理從家裏把自己底兩個年幼的妹妹帶到彼得堡來，送她們進愛國女學校。走到庫爾斯克他們底馬車壞了，於是果戈理不得不在庫爾斯克逗留了整整的一星期——「在這煩悶的寂默的庫爾斯克」——他寫給普列特涅夫。這是一次唯一的機會，這時候果戈理有了觀察俄羅斯的縣城的可能。他住着，沒有熟人，當然，是在旅館裏，除了自己底旅館裏的酒排間，街上的招牌和城市公園，是幾乎再沒有什麼可供觀察的。此外，果戈理還從泡爾達夫省到彼得堡去的路上走過三次，和從彼得堡到泡爾達夫省去的路上走過兩次。他常常是急忙的，什麼地方都不耽擱，不停止地走着。按照聞格洛夫底計算，果戈理直接地研究俄羅斯的鄉村總計有這些：巡按使出版之前有二十七天的乘車旅行和在庫爾斯克居住七天，其次是當巡按使寫完和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出國中間，有二十天的不停止的乘車旅行，死魂靈就是在這次旅行中寫成的。

「果戈理從來沒有去過任何的俄羅斯地主底家裏，」聞格洛夫寫：「從來沒有在

任何的瑪尼洛夫家裏吃過飯，沒有看見過梭巴開維支吃盡一個羊肚子，沒有在科洛包契柯家裏住過夜，從來沒有赴過任何的，像他那樣不合實情地描寫出的縣長家的跳舞會，沒有看見過「成爲鄰人批評的目標」，從來沒有看見過只有單純的愉快的婦人，和在各方面都有愉快的婦人怎樣支配她們底談話等等，從這一切裏面，這特性的一切裏面，再找不出什麼相同的了，用普通說法，爲了俄羅斯的生活而存在的人物底萬花鏡，果戈理簡直從來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觀察過。全都是用反映和藝術結合底方法創造出來的，或者在自己底俄羅斯的典型底基礎上放置了小俄羅斯的印象。」

果戈理底俄羅斯生活的知識，真的，是非常薄弱的，在每一步都遇到極大的錯誤，無論在生活底本體方面，或在他底瑣事方面。據阿克薩克夫說，知道的人們發見果戈理底鄉村社會底結構完全是錯誤了：在巡按使裏所寫的律師，會計員，和區警官。在死魂靈裏也有本質的錯誤底行列：說兩個會長和一個警官在縣城裏是不被尊敬的人物；農民在遷移的時候出賣農奴和家族，而乞乞科夫則避却女人，沒有居留地發給的委任狀，是不

能夠出賣別的農人的（給主教底兒子的克羅包且柯底委任狀給會長的潑留希金底委任狀）但會長就不能夠在這同時作爲見證人和參與這件事情等等。以賭博者而論，知道的人們說『現在已經不流行這種滑稽劇了，並且沒有一個人再研究那背時的圖畫了。』

如果地主和官吏底生活終究算讓果戈理知道了一點，那麼商人底生活對於他便完全是陌生的了。我們無論在哪裏都沒有遇見過他同他們在什麼地方聚合過的任何的證明。他寫自己底結婚，一定，特別是以索斯尼茨基，謝普庚，或者巴高津底談話爲基礎的。在這篇喜劇裏有很多極大的錯誤。這真是完全難以想像的：在充滿了禮法和家庭矩規的商人底生活裏，當求婚才被提出，就在那同一天這樣地舉行婚禮，——沒有介紹人，沒有婚約，沒有伴娘。而且連牧師也沒有權利給人們舉行婚禮，如果沒有過去三星期中在禮拜堂裏的預先的「公告」。

並且這算什麼「俄羅斯」的姓名呢，——雅且尼采，結母列尼卡，克羅包且卡，皮吐

今，斯克臥支尼卡·得母哈諾夫斯基，道貝勤諾夫斯基和包貝勤斯基，結爾日冒爾達，涅烏瓦沙·叩類透，普洛勃科，道也沙·涅道也結司？這許多烏克蘭人從哪裏跑到俄羅斯的土地上來了呢？

是的，全都是這樣。同人生熟習得還少；不知道生活……然而奧斯托洛夫斯基，帶着他底關於商人生活的廣大的知識，也好像從果戈理底結婚裏走出的一樣。果戈理固然不知道商人的生活，——可是在他底梭巴開維支，克羅包且卡，羅士特來夫，潑留希金，別特黎謝夫將軍，皮吐合身上，是比在知道這種生活猶如知道自己底五指一樣的作家們底中篇或長篇小說裏，要更真實地表現着當時的地主的生活的。果戈理固然不知道當時的鄉村的官僚社會，——但我們通過他身上而知道的這個官僚社會，却彷彿自己曾經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一般，——從市長，郵政局長起，到結爾日冒爾達和伊萬·安東諾末奇止。

果戈理在自己底才能底本質上是自然主義者呢，是現實主義者呢，還是創造遠離

現實生活的形象的幻想家呢？——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裏且不做解釋。但他底所有的力量和幻想的奇妙都是在微細的、完全現實人生的姿態底特有的顯明之中，從這些姿態併合了一些奇特的人物：乞乞科夫底圓圓的額，踏到一切人底脚的梭巴開維支底熊皮脚，彼得路斯卡底體臭，把鼻烟撒在上嘴唇的縣法官。在各種各樣的「每天圍繞着人類迴轉的破爛」上吸取現實生活底廣大的知識，對於果戈理是必要的，是比之別人——例如霍夫曼，愛倫·坡，或我們底安特列夫更為需要的。

果戈理自己也清清楚楚地明白他知道生活太少，他因為這種無知和由它而生的無力，感到非常的煩惱。在印在朋友書簡萃選裏的關於死魂靈的信底一封中，果戈理說：「我很希望忙於實地生活的各方面的人們給死魂靈以更大的批判。不幸得很，各方面的實地生活的人們，一個人也沒有回答。而在這期間死魂靈却引起了許多喧噪，許多不平；這部書裏有着許多過甚的刺激，嘲笑，真理，和滑稽畫，涉及一些每天擺在一切人類面前的事物底秩序，即使充滿了錯誤，時代錯誤，許多對象底顯明的無知；有些地方甚至故

意地加進侮辱的和刺激的描寫，或者有什麼人好好地來叱責我一下，在責罵中，憤怒中告訴我以真理，這就是我所盼望的了。雖然有一個人發一聲聲音也好！但是更聰明！服務於機關的人應該能夠明白地告訴我描寫的事件底不正確，用兩三個實際發生的事件證明出來……連商人，地主，或許也能夠這樣做。總而言之——所有的識字的人都能那樣做，不論他是坐在那兒的家庭隱遁者，或是在俄羅斯土地上縱橫地面向一切人奔馳的人物。雖然有一個人大聲地說出他底意見也好的切，好像所有的人都死了，實際好像在俄羅斯居住着的不是一些活人，而是一些「死魂靈」。人們却非難我缺乏俄羅斯底知識！似乎我一定應該以聖靈般的力量知道在俄羅斯底每個角隅裏所起的一切的事情！但我，一個已經被自己底作家名義判決在靜坐的、幽居的生活上的作家，加之還是病人，並且因此還不得不遠離俄羅斯去過生活，能夠用怎樣的方法學習呢？我能夠用怎樣的方法學習呢？那些文學家和雜誌記者也不能教我的，他們自己也是幽居者和書齋裏的人。作家祇有一個教師，就是讀者自己。而讀者們却拒絕教我。」

作家底唯一的教師，是讀者嗎？！不作家底主要的教師是生活。並且作家完全不能破『自己底作家名義』判決在『靜坐的、幽居的生活』上。反之，倒是作家名義使他熱烈地、辛苦地、不避艱難地去研習活着的生活，而像一隻小根子似地插進它。底體層裏，不僅只觀察，還要儘可能地到它。裏面去活動，因為真正的生活是在行動裏認識的。祇有在這種場合，作家在他底書齋裏所作的幽居的工作才會豐富，祇有在那時候他才會感覺自己脚下的堅固的、不動搖的地盤。

果戈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當他把筆一拿在手裏，坐在自己底書桌前面的時候，就無情地苛求着自己了。但對於活着的現實的生活他沒有感到興趣，他憎厭而畏却地躲避着它，他不愛說話，不喜歡交際，他祇在朋友們底小圈子裏才覺得自己是自由的，他極

● 指生活——譯者。

● 指生活——譯者。

少去到別的地方——把自己關在屋裏，靜默着。甚至在路上，果戈理爲了不和自己底偶然遇着的同行者談話，時常總是歪過身子避開那個鄰人，或者假裝着瞌睡。

就是在這種關係上，在生活底間接的研究意義上，果戈理對於自己的要求絕對不高。這裏他忘記了他坐在書桌前表現給自己的那種無情。征服自己底憎厭人類的沈滯性，不疲倦地游泳和潛入人類生活底深處——對於這方面，果戈理沒有一點力量，主要的，是沒有興趣。正如他在「作者自白」裏所解釋的理由，那樣他是很難研究生活的。這樣的奇怪的解釋，甚至令人害怕反駁它。很明顯，果戈理在自己面前無論如何是努力地證明他在自己底無能力和無學識上是走向生活底研究的。

「我回到俄羅斯兩次，」果戈理寫：「有一次甚至打算永遠地住在這國度裏。我會想，現在，特別是抱着這樣的要知道一切的熱情，我一定會有力量知道很多的東西吧。然而，奇怪的事情！住在俄羅斯中間我反倒幾乎沒有看見過俄羅斯。我所遇見的所有的人們，大部分喜歡談論歐洲的事情，而不談論俄羅斯的事情。我祇知道了在英吉利俱樂部

裏的情形。大家都知道，我們每個人都被自己底親近的朋友們底圈子環繞着，隔着這個障礙很難叫他看到別的人類！第一，因為同朋友接觸的關係比較多，第二，因為朋友底圈子是已經彼此契投的了，需要具有很多很多的無私，好從這裏面把自己掘發出來。『這些話是那要求作家把自己底道路上的一切的最大的興趣犧牲給自己底作家的使命的人鄭重地說出的！』『我所得以認識的朋友們，只分給我已經準備好的推斷，結論，而不簡單地把我所尋找的事實給我……我很長久地想過，在怎樣的情形下我纔能一面住在俄羅斯，一面知道許多發生在俄羅斯的事情呢。我雖然在俄羅斯這國土上作過幾次旅行，但留在腦裏的只是驛站和酒館。在城市和鄉村裏找相識者對於不是因為官府事務的普通旅客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他們可以把你當做什麼偵探，你會僅僅得到作為喜劇的題材，這喜劇底名稱叫做毫無意識。假如他們知道了這個旅客同時又是一位作家的話，那時候的形勢就更可笑了，俄羅斯底一半的讀者絕對地相信我底生存唯一就是爲了一切底嘲笑，無論在我身上所有的什麼，從頭頂一直到腳底。』

一句話，不管面朝哪裏，到處都是釘子；無論如何總沒有方法獨自地去研究生活。如果這些迷惑的疑難果然有幾分真實，那就得下這樣的結論：果戈理從來沒有嚴厲地把研究生活的任務放在自己面前，從來沒有在這個方向上培育過自己，在那對於作家並不比用在自己底原稿上的最慎重的工作缺少必要的事情上不會有過任何的實習。

這裏是果戈理想出的遁詞。在死魂靈第一部第二版底序言裏，他寫進了這樣的「作者致讀者」的話：

「我底讀者，無論你是誰，無論你處在怎樣的地位，無論你居着怎樣的名份，如果上帝賜你識字了，並且我底書已經落在你底手裏了，我就請求你援助我……在這本書裏寫有許多的錯誤，不對，不是像在俄羅斯土地上所有和實際發生的一些現象。在每一頁上都有該修正的地方：我請求你，讀者，給我修正一下。不要輕視這樣的事情。如果從那些富有生活經驗和知識並熟悉我所寫的那些人物底環境的人們之中，即使有一個人能出來在全部書上不斷地說出自己底見解，而且在讀完幾

頁之後，便回想一下自己底全部生活和他所遇見的一切人類，與在他底眼前所出現的一切事件，以及他自己所看見的一切或他從別人聽來的像在我底書裏描寫的一類的東西，或者是和這相反的，——把這一切，照顯現在他底記憶中的形式一樣，正正確確地寫下來，並且把寫下的每一頁都送給我，那該有多麼好啊！他是對我盡了怎樣的親切的職務啊！我不能夠放棄我底幾卷最後的著作，我總要從俄羅斯各方面知道一點俄羅斯的生活，雖然就按照爲了我底著作、需要知道它①的那種程度知道一點也行。如果有什麼人能夠在被讀過的作者底思想上面埋頭研究或分析它，②細心地審查出現在我底書裏的每一個人相，並且告訴我，在這樣和那樣的場合，那人物應該怎樣地行爲，他身邊的情形如何，根本地推斷將來應有的遭遇，

① 指俄羅斯——譯者。

② 指思想——譯者。

怎樣的新的事物可以顯示給他，那也是我所希望的，並且若能夠把我已經寫出的加以補充，那就更好了。」

這種讀者和作者共同聚合的意見，是最好的有益的意見。可是，第一，這樣的協力無論如何不能夠代替作者本人對於生活之研究，第二，要求讀者底這類的輔助必須預想到在當時無論如何是不可期待的那樣的文化和社會關係底等級。果戈理在「作者自白」裏憂鬱地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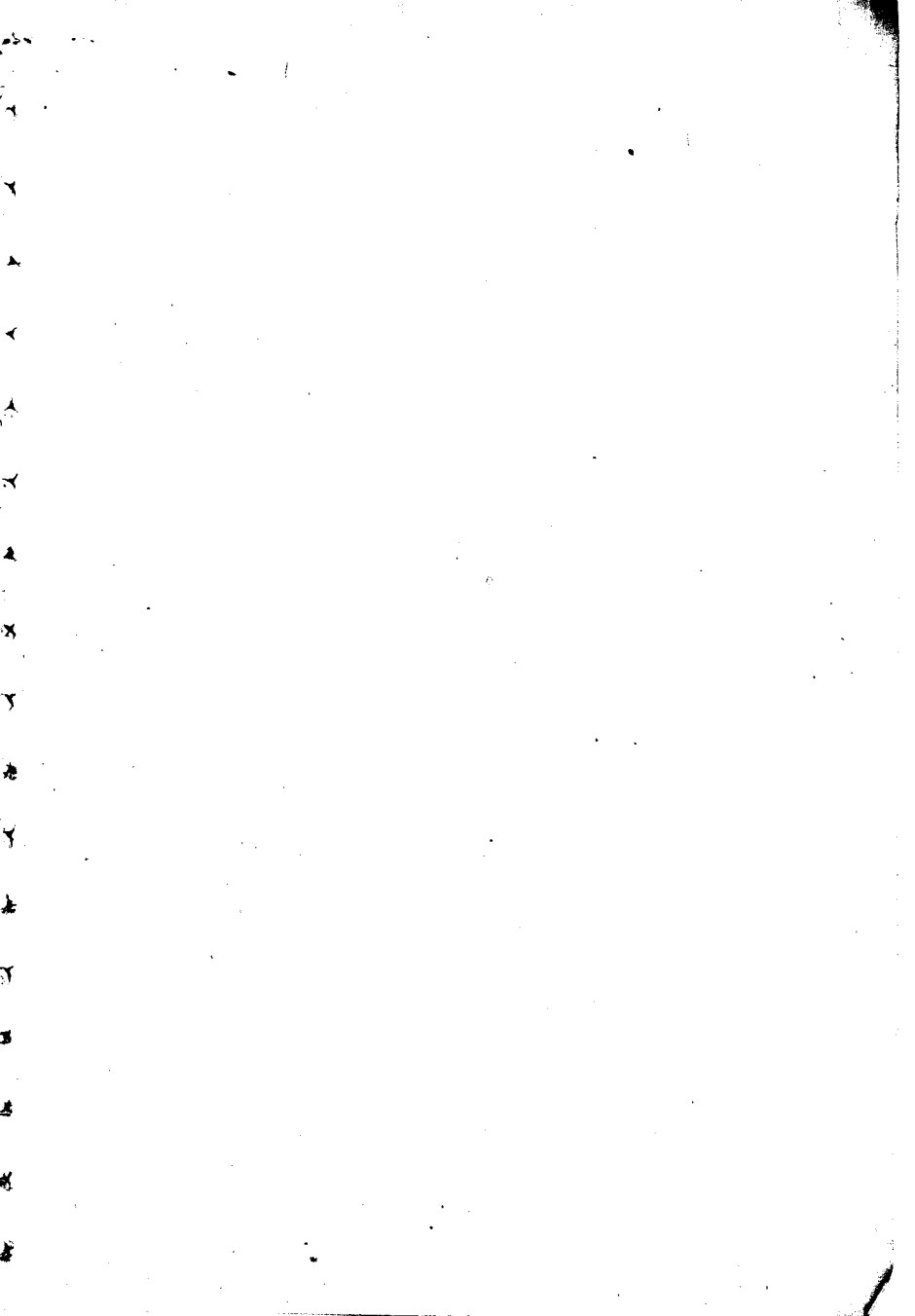
「我向死魂靈底所有的讀者發出了宣言——有些不大合體的，特別是不大巧妙的宣言。我很知道有許多人要嘲笑這篇宣言；但我準備忍受一切的嘲笑，祇要可以達到自己底目的。我想過，或許會有五六個人來履行我底請求，如我希望的那樣吧。本來，我不是要求對於死魂靈的修正，我是希望在這個託詞之下，獲得私人的筆記，關於什麼人在世界上同他們遇見過的那些性格和人物的回憶，在舊俄羅斯底什麼地方發香的那些場合底描寫。我想過，死魂靈底閱讀可以感動……但我底

請求沒有給我得到一件文墨；人們在一些雜誌上拿嘲笑回答我。我現在舉出這一切——果戈理自辯道：——是爲了表明我在保持自己底路程上面曾經怎樣地用了全部的力量，和想出可以促進我底工作的一切的方法。到這時候我當然明白有許多人要發生疑問，說我這樣地想知道俄羅斯，而在這同時，自己却離開了俄羅斯，這是沒有明瞭這一點，除了我底身體底病狀，需要溫暖的氣候，我之所以必須離開俄羅斯，乃是爲着要用思想更生動地住在俄羅斯。』

果戈理以後更證明了被我們在前面引用過的他底特質——必須遠離開他要描寫的那些對象。就是這樣。但是須要先來充分地蒐集他將在那上面建立工作的材料，那時候，他便是離遠了，也還是能夠看見什麼的。如果沒有材料呢，甚至就藉賴果戈理所據有的那種天才的直覺，別人的筆記和回憶，也便很少會有所幫助了。若是講到關於果戈理底健康的話，——那麼，當然，沒有什麼可加反駁。然而若看看他底確信，說『我在保持自己底路程上面曾經怎樣地用了全部的力量，和想出可以促進我底工作的一切的方

法，就不得不承認果戈理是被可以促進他底工作的許多最重要方法中之一種嘲弄了，這就是生活底直接的研究。

於是這裏恰好便放着果戈理在他底死魂靈第二部裏遇到的失敗底原因之一。不過還有其他的，更主要的原因。



十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二月，果戈理患了一種奇怪的病症。他很快地衰弱了，開始不安和沉思起來，時常地祈禱，哭泣，拒絕一切的幫助，什麼話也不說，而且幾乎一點東西都不吃。

從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日的夜間，他一個人在自己底屋裏長久地祈禱着，（這時候他住在坐落於尼克特斯基廣場的A·P·托爾斯泰伯爵家裏。）在夜裏三點鐘，果戈理叫來了專供他差遣的童僕，問他道：

「別的房屋裏溫暖嗎？」

童僕回答：

「冷。」

「把外套給我，我們去，我要到那裏去整理一下。」

於是他出去了，手裏端着蠟燭，在他所走過的每一間屋子裏畫着十字。走到目的地時候，他叫那個童僕打開壁爐，盡可能地輕輕的，免得驚醒什麼人，隨後就叫從櫥櫃裏拿出紙夾子來。當把紙夾子拿來的時候，他便從裏面拉出一捆用繩子纏着的抄寫簿，投進壁爐裏，並且親手用燭火把它燒着了。童僕猜想到了，立刻跪在了他面前，說道：

「老爺您怎麼的了？請住手吧！」

果戈理回答：

「不干你底事情。你祈禱吧！」

童僕開始哭着請求他。在這期間火燒焦了抄寫簿底一些邊角後，就息滅了。果戈理看見火息滅了，就從壁爐裏拿出那一捆子東西，解開了繩子，把那些紙頁疊得容易引火，

於是又點着了，並且坐在火前面的椅子上，一直等到全部燒完，化成灰燼。那時候他畫了一次十字，回到先前自己居住的屋子，吻了吻那個童僕，便躺到沙發上，哭起來了。

就這樣，把自己底預備付印的死魂靈第二部毀滅在火裏了，在這書上面果戈理是頑強地、辛苦地工作了許多年的。這手稿燒掉兩星期之後，果戈理便死了。

這使我們悲痛地感到偉大的著作之喪失，究竟是在作者底下毀滅了呢，還是這部著作因為作者後來意識到內在的失敗和創作底虛妄而覺得非有把它毀滅不可的理由呢？

這得從遠一點的事情上開始。

果戈理生在波爾塔甫的沉悶的地主的莊宅裏。他底父母有二百個左右農奴的「魂靈」^①和一千多的結夏頃^②田地。然而果戈理自己却不是地主。當他剛剛一能夠

① 「魂靈」亦即農奴之另一稱。——譯者。

② 「結夏頃」俄國畝稱。——譯者。

自立的時候，他就開始靠自己底勞力而生活了，——最初是服務於公家（帝室采地局底官吏，愛國專門學校底教師，彼得堡大學底教授），隨後就靠文學的勞力而生活。爲了母親和妹妹底利益，他拒絕了自己應得的一部分財產，他不僅沒有從那裏得到任何的收入，而他——真的，也很少幫助那個極不善管理家務的母親。因此照自己底社會的地位說來，果戈理像白林斯基一樣，差不多是屬於具有一切同路人的特性的小市民階級——必須賴自己的勞力獲得衣食，薪資不固定，生活永久不安定。

可是果戈理却完全在舊式的地主生活底霧圍裏培養了自己的全部的「意特奧洛基」並且很明顯：通過自己底充滿了最緊張的藝術的探求和創作力的生涯，他還是將自己底那種「意特奧羅基」保持在完全沒有觸動的形式中，完全留在他在兒童時代所獲得的那樣的形式中。對於社會、道德、宗教底各種問題，偉大的巡按使和死魂靈底作者終生是站在完全和他底質樸的愚鈍的地主母親所站的同樣的水準上。在這些領域裏他們兩個人是說着一樣的言語的。

一個姑娘嫁了丈夫，另一個却沒有成功。果戈理會以極不可思議的態度勸人，說姑娘底婚姻事情是由上帝自己處理的，他早已經這樣安排了，——一個姑娘應該出嫁；另一個則不能出嫁。當然，豐收和不豐收，是依從上帝底意旨，健康也是依從他底意旨。他甚至監視着果戈理底痔瘡，什麼時候把便秘送給自己底奴隸，什麼時候因為慈悲解除便秘，也是安排好了的。

農人，當然，也是同樣被上帝早就註定要給自己底主人做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果戈理在給他底妹妹的信裏，強迫她去做田間的工作，並且監視農人們。『你應該對那懶惰者說，他是能夠工作得更多一些的，如果他不做你分派給他的工作，他是非過的，並且告訴他，上帝是命令他要熱心地工作的。』他說：『你要汗流滿面地工作着！』所以若因為工作而和地主為難，也是罪過的。同時再告訴農人們，叫他們知道服從管家和不論是誰吩咐他們，即使他比他們惡劣，也得遵從，因為他們沒有權力，沒有從上帝得到的權力。一句話，對他們這樣說，他們懂得執行主人的工作，他們同時就是執行上帝的工作了。」

過了幾年，果戈理又寫給他底妹妹：『我請求你們常常出去親自監視播種和田裏的工作。如果你們不歡喜管理，那麼，至少也該看一看。無論如何，可憐的農人們汗流滿面地給我們做工，而我們吃着他們底糧食，對他們底手裏的工作，連一眼都不想看，這也是背神的。因此上帝將懲罰我們，散給我們飢餓，災難和各種樣的病症，甚至奪去那僅有的一點收入。當人們把自己弄到懶民底狀態的時候，全部的種族就要受嚴厲的懲罰了。那時候全世界要翻一個身，審判開始了，上天底憤怒的鞭揮起來了。』

這就好像使你讀着那還沒有被果戈理創造出的努力以「魂靈得救的話」把農人捆縛到爲主人底利益而做的熱心的工作上的善管理的偽善的典型地主底演詞一般。果戈理不僅這樣地寫了。而且在生活上他也表現爲一個典型的地主老爺。他什麼時候一不高興，就打自己底僕人亞基姆。這還算好的。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果戈理從彼得堡回到自己底瓦西黎耶夫故鄉，想要把自己底兩個年幼的妹妹帶到彼得堡入學校讀書。一個困難的問題發生了：兩個小姐在道路上沒有使女得怎麼辦呢？假如果戈理

底僕人亞基姆是個有妻室的人，那便好了。於是果戈理立刻同母親決定了：在起身三天之前，他們給亞基姆和妹妹底使女瑪特琳娜結了婚。因此，果戈理底一個妹妹在，自己底回憶記裏說：「亞基姆帶着老婆，而小姐們則帶着使女到彼得堡去，這對於亞基姆自己，和一切人都完全是意外的事情，瑪麗雅·伊萬諾夫娜（母親）也很滿意一切佈置得這樣妥當。」（俄羅斯，一八八五年，第二十六號，第六頁。「錄自果戈理府家庭年代記。」）

在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問題上，果戈理也表現出和這同樣的情形。他底一個大的妹妹，M·V·特魯絲科夫絲卡雅，做了寡婦，預備再去改嫁。這位什麼都掛念的哥哥便寫信給母親：「如果親愛的哥哥底忠告對於妹妹會有一點的分量，那麼我就向她說：不可拿自己底孀婦的家產換取結婚，如果這結婚不會帶來更大的利益。你們祇說求婚者有好的財產，但不曾說這財產究竟有多少。如果這財產比她自己的稍微大一點，那麼這還不算好的對象。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她會寧可選擇外貌，善良的心地，易感的性格，爲了他而輕視財產和生存方法。但一個二十四歲的寡婦，加之並無很多的財產，祇拿這幾點來限制

自己是不值得的。她底伴侶是隨時可以出現的呀。」

是的，很對：果戈理說得不錯，可以斷言他在自己底英雄們裏，在他們底卑賤和心性的狹小中，是狠狠地自己將自己，將本身的卑賤和狹小，也許甚至將本身的階級的貪婪性答打了吧？

對於政治和一切的社會問題，果戈理是十分冷淡的。那時候的巴黎以及它底沸騰的社會生活引起了果戈理厭惡。「政治生活」他寫給朋友，「是和平靜的藝術家的生活完全相反的生活，不能夠使我喜歡。這裏全都是政治。每個人都更熱中於西班牙底事情，甚於自己底本國的事情。」他在意大利休息靈魂，沉醉於被教皇哥里萬利十六和尼阿泡黎 ● 王普爾既南特 · 彭巴底殘酷的專制主義所束縛的羅馬與奈波爾底墳墓般的靜寂中，却沒有看見人民底可怕的壓迫，如果即使他感到在全歐洲暴風雨前革命的

電力底澎漲，那麼他在這上面也祇看到一種毫無理由地腐蝕着歐洲的瘡傷。

一般說來，這種生活態度，當然是不會不表現在果戈理底藝術創造上的。藝術家沒有能力蒙蔽自己底正直的心地和情感底凝視的眼睛，甚至雖然想盡方法要這樣做也不行。關於這，偉大的美國詩人 渥特·惠特曼說得好：『在你底作品裏，絕不會有一個是在你本身沒有的形像。如果你兇惡或卑賤，是無論如何都掩飾不住的。如果你喜歡當午餐時候有一個僕人立在你底桌子旁邊，這也會表現在你底作品裏。如果你是一個易怒的人，或嫉妬者，或輕視女人，這也會表現在你底沉默裏，即使你沒有把這個寫出來。』

請來讀一讀死魂靈裏面的這樣的一節吧。乞乞科夫底打盹的車夫綏里方把自己底馬車趕得和對面來的六頭馬拉的馬車相撞了，那些馬驚慌起來了。農人們跑上來，牽引着馬，但套在對面來的馬車上的馬發了脾氣，無論車夫怎麼鞭打牠們，一點也不移動。

「農人們的同情和興味，大到不可限量了。大家爭着擠上來，給些聰明的意見：『去，安特留式，把右邊的馬拉一下。米卡衣騎在中間的一匹上，上去呀，米卡衣」

「那又長又疲的米卡衣叔，是一個紅鬍鬚的漢子，便爬在中間的馬上了……馬夫鞭着馬，然而沒有效，米卡衣叔也做不出什麼大事情。「慢來！慢來！」農人們喊着，「你還是右邊馬上去，米卡衣叔；米念衣叔騎在中間的馬上吧！」米念衣叔是一個廣肩闊背的農夫，一部漆黑的絡腮鬍子……他高高興興的騎在中間的馬上了，使牠爲了這重負，幾乎要彎到地面。「現在行了，」農人們喊道，「打，打呀。給牠一鞭；喂，給這黃馬——爲什麼要小蜻蜓似的張了腿不聽話的？」但一看出做不到，打也沒有用，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就都騎在中間這一匹上，使皮特留式加爬到邊馬上去。馬夫到底也耐不下去了，便雙雙趕走，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都滾他的蛋。這正好，因爲馬匹好像一息不停的，跑了一站似的正在出大汗。他先給牠們喘過氣來，牠們也就自己拉着車走了。」

這是多麼愚笨的人啊！……就是完全不知道作者底傳記，也可以懷着十二分的確信，說寫這一節的人，一定是個把農人當做傻子，愚人，什麼都不會做，連兩個字也聯不起來的地主老爺。談到農人祇能帶着謙遜的嘲弄的微笑，並且等待讀者也帶着這同樣的紳士氣的謙遜的微笑來回答。『是的，您知道，不是早就談論到這種人嗎！』這，當然，並不會擾亂老爺在抒情的瞬間帶着情感來談論那『活潑而勇敢的俄羅斯的思想，』在這裡他又是一個愛國者。

寫出的這一節，在全部的死魂靈裏是一個最廣闊的地方，這裡描畫着「人民。」雖則小說底動作是發生在俄羅斯底中部，大部分——甚至是在鄉村。但作者老爺簡直就不曾觀察過農人。聽到農人們用以咒罵潑留希金的不規矩的話祇有吃驚；途中遇到口吃的農夫指示往瑪尼羅夫家去的道路也祇微笑着，聽着：『往右，』農夫說，『這就是上瑪尼羅夫村去的路呀。一定沒有薩瑪尼洛夫村的名字叫作馬尼羅夫村。薩瑪尼羅夫村可是什麼地方也沒有的。一到那裏，你就看見山上有一座石頭的二層樓，就是老

爺的府上。老爺就住在那裏面。這就是瑪尼羅夫村。那地方，薩瑪尼羅夫村可是沒有的，向來沒有的。』●看吧，這就是死魂靈裏的所有的人。人們還非難果戈理說在他底小說裏，沒有表現一點農奴制度。在這一點，當然是不能責他的，——那時候的檢查官無論如何不會讓這樣的作品通過。

在那時候緊抱住俄羅斯知識份子（倍林斯基，赫爾岑，巴枯寧，彼得拉謝夫斯基）底最優秀部分的革命運動，也在果戈理身上引起了藝術的反映，這反映開始把列斯柯夫，科留斯尼科夫，阿魏納魯斯，甫謝涅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別洛斯拉夫·瑪爾愷未契諸人底反動的嘲罵的小說底長的陣列給擺出來了。

『在自己底青年時代，』果戈理在死魂靈第二卷裏說，『勤且特尼柯夫曾經攪進一件愚蠢的事情裏。驃騎兵裏有兩個讀了一切小冊子的哲學家 and 一個沒有修完學程

的美學家（暗示倍林斯基）和一個破了產的賭徒，在一個年老的騙子和共濟會會員，同時也是賭牌家，但是善於雄辯的人（看得出來，這是暗示彼得拉謝夫斯基一個團體）底主導之下，發明了一種慈善的團體。這個團體的設立，是抱着一種廣大的目的——要供給從太晤士河岸到卡姆恰特加的每個人以實際的幸福。這需要一筆很大的金錢數目；從這些寬大的會員聚集了一個難信的大數目的捐款。這些錢都到哪里去了呢，祇有一個最高的支配者知道這事。把他拉進這團體來的是兩個屬於苦惱的人們階級的朋友。這是兩個善良人，但他們因為爲了學術、文化和人類底未來的恩惠底名義而舉頻繁的祝盃，隨後却把自己弄成道地的醉鬼了。勤且特尼柯夫很快地就醒悟了，退出了這個團體。但這個團體已經牽進一種別的行爲裏，這行爲甚至完全不適於貴族社會，因此隨後就同警察發生麻煩了……」

果戈理便是這樣。狡猾而嘲笑的命運把痛心的、破毀的笑底打擊付與這樣的人，善於從人臉上剝掉那尊貴的假面，而在這下面暴露出那些最卑鄙的面相。因為在當時的

俄羅斯很少有無價值的嘲笑，因為卑鄙和下賤在那裏戴着最尊貴的假面，所以，自然，果戈理底笑就成爲打擊生活底最根本的基石的力量了。果戈理的笑底深刻的革命影響，被一位保守的俄國批評家，死去並不很久的V·V·洛扎諾夫給了很好的說明：

『事情底最根本的本質和「果戈理底來到俄羅斯」底本質是由於這樣的緣故，俄羅斯曾經是，至少，曾經把自己表現爲「紀念碑的」偉大的，顯著的；果戈理也走過了這全部想像的或實際的「紀念碑」，並且蹂躪了它們全體，用自己的枯瘦的、無力的脚勇敢地蹂躪了，從它們沒有剩下痕跡，而剩下的祇是一種不成形的亂粥……您們記得乞乞科夫同別特黎謝夫將軍在想起「十二年時代的將軍們底故事」的地方所談的話嗎？如果再把「戈貝金大尉的故事」引到這裏來，那麼這兩個插話，就可組成全部沒有幾頁的偉大而沉痛的詩，偉大而驚人的詩了；但它們底印象竟至於這樣有力，把讀者從幼年時代養成的對於祖國的戰爭的熱情弄得一點不剩了。這年代底勞作，這年代底煩惱，以及最後，它底真實的偉大——都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任何的責難也沒有。

沒有嘲笑，沒有愚弄。祇是用一種特別的方法組成了那些言語。它們是怎樣組成的，——這個秘密只有果戈理一個人知道。他底「言語」好像是一些永久不滅的靈氣，因為每一句話都是說着自己該說的話，自己當做的事。當那言語一鑽進讀者底頭腦裏的時候，就用任何的鐵鉗子也不能從那裏把它取出來。這種「靈氣」——言語，活在頭腦裏，它還咀嚼你底靈魂，把一種瘋狂灌注給你，當你還不會同果戈理說：「黑暗……在這世界上是怎樣黑暗呀……」的時候。果戈理底神祕就是在於對一切都是全然地屈從，他用謙卑的方法說話，這樣的時候便是面對他底抒情詩，悲憤和「誇大」站着也不算困難事情了。這後者簡單就是「是的」，浮在他底神祕的天才輪廓之外的東西。」

因此，果戈理纔有機會能夠在「朋友書簡萃選」裏宣揚那最邪惡的、最保守的意見。這樣也並沒有妨礙他底名字出現在一切想要無情地摧毀那被果戈理保護的基礎的人們底旗幟中間。倍林斯基狂熱地歡迎了果戈理。赫爾岑發見「沒有一個人能比果戈理更高地舉起了架利具，他在這上面釘上了俄羅斯的生活。」且爾奈謝夫斯基宣稱

在世界上已經很久沒有對於自己底人民是那麼重要的作家，像果戈理對於俄羅斯那樣，——特別是在自己底「批評的」方面底豐富上。

果戈理本人對於自己底這種笑底破壞的力量取着怎樣的態度呢？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四月，在彼得堡的舞台上，初次出演了巡按使。這戲劇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一部分人熱烈地讚美着，而另一部人則公然地責罵着：他們說這戲劇是誹謗官吏，說在世界上簡直沒有這樣的無良心和不要臉的騙子手，說應該停演這齣喜劇，說它挖掘社會底基礎。果戈理很激動，人們對於他底戲劇取這樣的態度使他惱怒。他寫給巴高津：「一切的階級都已經起來堅決地反對我了，我不被這事情動搖，然而當你看見你從心所愛的自己底同胞們也來無道理地反對自己的時候，當你看見是怎樣地虛偽，他們全都落在怎樣的錯誤的形式中的時候，這該是如何地苦惱，煩悶吧！把部分當做全體了，把偶然當做法則了！正確地、生動地說出的東西，被當作了諷刺文章。將兩三個騙子手搬上舞台，於是就有成千的正直的人生了氣，說：「我們不是騙子手呀！」」

甚至那心地最善良的和最保守的巴高津，因為果戈理對於一般人加給他的攻擊採取了這樣的態度，也吃驚了，他寫給他：「你惱怒那批評了叻，兄弟，怎麼，你不害羞嗎！你自己却做了滑稽的人物了。自己想一想吧，作者要咬嚼人們，不是向眉毛上，而是一直向眼睛上。他這才算達到目的。人們眨着眼睛，轉過身去，罵起來，並且，也許會喊起來：「我們這里沒有這類人呀。」這樣你是應該滿足的，因為你看得見是達到目的了，這不是比戲劇裏的真實更加明白的證據嗎！而你却惱怒了叻，你不可笑嗎？」

但果戈理完全持着自己底見解：

「當你看見我們底作家處在還是怎樣可憐的境遇的時候，你也要煩惱的。」他在給巴高津的回信裏寫道：「大家都反對他，沒有任何的力，量，相等的方面保護他。」他是放火犯！他是反叛家！這是什麼人說的呢？這都是政府裏的人們，服務官場的人們對我說的。把幾個騙子手搬到舞台上，於是所有的人都別扭起來了：為什麼把那些騙子手搬到舞台上呢？就算是使那些騙子手生了氣；但連那些我一點也看不出是騙子手的人們

也生氣了。談到欺騙的事情，說那人是騙子手，在我們這裡是被視為國家的機械底傷害，祇談論一種活動和真實的事物——把這意思說得明白點，便是侮辱一切的階級。」

果戈理拋開了一切，旅行到外國去了，打算在那裏「消滅自己底煩悶。」在國外時他寫了死魂靈第一部，嚐受了創造快樂底醉人的芳香。「我發誓，我正在做着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他寫給辱靠夫斯基。「我感到在自己底靈魂裏有獅子般的力量」……

他整個地生活在自己底工作裏。但在他底靈魂裏有一個神靈的地方，這個地方時時地在興奮着，並且總使想到本身：彷彿是說「不要把部分當做全體，不要把偶然當做法則。」彷彿是說引出「兩三個騙子手」却別惹起讀者對於這些騙子們可以使之繁榮的全部的組織發生厭惡。在他底「劇場筆記」裏的「穿極素樸的衣服的人」一文裏這樣說：「讓人民把政府從政府底壞執行者們手裏分隔出來。讓人民知道惡政不是由政府產生的，而是由不瞭解政府底要求的人們，而是由不願對政府擔負責任的人們產生的。」於是在果戈理面前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要過分地緩和自己底笑底銳利的刺

痛，把某種光明的斷言付與堅強的否定。

在着手死魂靈第一部分排印之後，他寫給普列特涅夫：『請你不要根據現在預備出版的這一部分來批評死魂靈。這裏還什麼也沒有，不過是我所要建築的宮殿底一段台階而已。』他又寫給巴高津，並附送了印出的第一部分：『我沒有法子不發見它底無價值，等我將它和隨後續出的另一部分作一比較的時候。這一部分和續出的一部分的關係，在我看來，正像鄉下的建築師給那打算在廣大的計劃上建築的宮殿趕快造成的台階。』果戈理對候爵底女兒萊普尼娜說：第一卷只是引向華麗的建築去的污穢的門。那時候，等事情觸到這個美麗宮殿的時候，那時候就來了另外一些話了，『至於崇高的靈感的別一道噴泉，恰如暴風雨一般，從閃爍的，神聖的恐怖中，抬起奮迅的頭來，使大家失色的傾聽着別的敘述的莊嚴的雷聲，却還在較遠的時候……』（死魂靈第一部第七章）

這座巨大的殿堂當然是從死靈魂第二部和第三部表現它底姿態，在這裏面應該響激着別的敘述底偉大的雷聲，應該用全部的美麗畫出那時候的俄羅斯生活底一些積極的方面。在「作者自白」裏，果戈理寫道：『我想要在我底著作裏陳列出那些還沒有被任何人正確地評價過的俄羅斯本性底最高的特色。』

根據傳到現在的第二部底殘稿，我們可以斷定果戈理在哪里和在什麼人身上找到了這些俄羅斯本性底最高的特色。這就是那手段厲害的，傾注全力於賺錢的地主叩斯坦耶格洛，這就是那再善良沒有的酒店放債者姆拉左夫，這就是那最高貴的總督將軍，總是被國家義務思想和對於故鄉的愛情所燃燒着的侯爵果戈理對A·O·斯密爾諾娃說還有牧師要出現的，也是一個肯定的形像。但到最後事情便不同了。果戈理對僧院長老費德拉講過這全部的詩篇應該怎樣地結束：乞乞科夫要復活，回到新的生活上來，他底復活是與「沙皇」本人有着直接的關係，並且應該以爲了乞乞科夫底真實與堅固的生活的原始的氣息，完結這部詩篇。

這是一幅最澈底地感動人的圖畫：以自己底憐憫心復活了鄙夫乞乞科夫，使之走向新的生活的仁慈的尼古拉皇帝；克林米哈黎們，且爾奈索夫們和被對於祖國的愛情與最高的人民義務燃燒着的班克多爾夫們；積蓄豐富的地主們，酒店的放貸者們和指示着向新的、光明的生活之路去的非進化論的牧師們……就是這種人應該被死靈魂底作者以新的敘述底偉大的雷聲來稱讚呀。

我再從果戈理底一封信裏引來一段吧：

『我底著作死靈魂非用它底全部力量抱住俄國人底天性不可。這部著作中祇有一部分出版了，這內容是包含了一切的不適合於我們底偉大天性和卑視了天性的嘲笑。在死靈魂底其餘的部分將有已經不自己底性格底微小的面相，不以卑賤和怪異，却以自己底性格底全部的深奧和含蓄在他身上的內在力量底豐富的各種形相而出現的俄羅斯人。如果祇要上帝能幫助我產生出像我底靈魂所希望的一切，那麼，我也許就給自己底國家盡了責任，而不遜於那所有的在別的場

合上對它盡了責任的高貴而正直的人們。許多被我們忘記了的、蔑視了的、拋棄了的事物，應當在顯明地活着的，說着話的，能夠用力量行動的範疇中表現出來。關於許多存在着的重要的事物應當使一切人，特別是俄國人記憶起來。」

你們知道，這是果戈理寫給誰的嗎？是寫給尼古拉朝的憲兵隊長，第三廳廳長A·F·奧爾洛夫伯爵的！在俄羅斯生活底積極方面底認識上，死魂靈底作者底見解是同俄羅斯的憲兵隊長相同的，並且在自己底後來的工作上懇求他儘量地幫助，這種工作利益，據果戈理底想像，奧爾洛夫伯爵也是很明白的。

果戈理在自己底死魂靈第二部上是頑強地，獻身地工作着。寫着，被希望鼓舞着，失望了，就把寫出的毀滅了，隨後又帶着新的元氣和信仰來從事工作了。在一生最後的全部十年中，他僅僅就做這件工作，僅僅就爲了這件工作而生活着。他在這上面看見了自己底最高的使命，偉大的任務，他以爲他不執行了這種工作，是不應死的。可是他一點結果也沒有得到。這對於果戈理是一件最大的煩惱。沒有比問他死魂靈第二部快要出

版了嗎？這樣的話再會使他感受更大的痛苦了。

精神病學教授 V·F·契司在自己底著作「果戈理之病」裏寫道：「關於死魂靈第二部，精神病學者可以說的話特別少：在這作品裏的創造力底衰弱是那樣地明顯，乃爲毫無疑義，並且祇能用病症才可以解釋這個可悲的現象。」

無疑的，果戈理在自己底生涯最後的十五年中是生着很重的病。什麼病呢？直到現在，醫生們還不能夠決定。據卡且諾夫斯基博士底意見，說果戈理害了極重的慢性的瘡疾，在我們看來這應是比較最可信的了。不論怎麼說，但果戈理總是病得很重，而且是常犯，工作得非常困難。然而，在第二卷中的各部分裏面還響着以前的果戈理的笑，裏面的人物完全保持着以前的力量。別特黎謝夫將軍，彼得·彼得洛末契，皮吐合，卡司卡洛，夫都是足夠同第一卷裏的最顯明的人物並列的，那不能比擬的乞乞科夫在第二卷裏一點也沒有失掉光彩，而且更新穎地以自己底幾乎像軍人一般的敏捷和顏色燦爛的燕尾服眩惑了我們。我們祇能在果戈理描寫代表的「好人們」——瓦連柯，康司坦耶格

洛木拉左夫省長將軍那些地方看出創造力底無疑的衰弱。爲着這些人，當然，果戈理是感到了莫大的苦惱，爲着他們底虛僞而感到了絕望，他曾經試着自己底天才底全部力量救活他們，但都徒勞無益。坐着，寫，寫，撕碎了寫出的東西，重新又寫。假如他就是健康着，假如他能夠燃起年青時代的靈感，像在創造力旺盛的時候所燃起的一樣，那時候他能夠付與他們以血肉，能夠使他們射出英雄的光輝嗎？當然，不能夠。

倍林斯基在自己底有名的信裏因爲「朋友書簡萃選」寫給果戈理道：『如果您底書成爲狡猾的，並且爲了靠天上的方法達到純粹的地上的目的而成爲非常不合理的詭計——這裏的罪過者祇是您……我想像着您底良心是沉醉於專制政治（它是死了的，不過，據說對於您是有利的）底神聖的美麗之冥想中了。我祇告訴您一樁人（甚至連好的人）一得了病，就是精神病學醫生們所知道的叫做宗教狂的病，他立刻就崇拜起地上的神，甚於崇拜天上的神，同時還要過分地，以奴隸的熱心答報那地上的神，顯然，便將因此在社會底眼睛前面毀損了自己底名譽。』

在這一點上，倍林斯基底意見是絕對地錯誤了。我們沒有懷疑果戈理底主觀的誠實的基本理由。他若是從政府獲得了優益，他在死魂靈底後部的工作上就不會那樣地煩惱和苦痛了。政府底要求並不高，它甚至甚至是高興萬分地接受了庫叩爾尼克和鮑列維衣底粗淺的愛國劇——當然，一定是更會嘉納果戈理底信筆寫的爲餬口而製造的作品的。果戈理給自己底肯定的英雄們底形象取得生動力和藝術魅力，並不是爲政府努力，真的，這是他底「精神的事業」是國民的偉業，果戈理認爲自己是被派遣來完成這工作的。

但這樣對於果戈理倒更壞了。客觀地說，他是完全努力於貴族官僚階級以及附着在這階級的「沙皇」專制政治底利益的工作，爲了他們，他盡力地毀壞自己底武器——笑底鋒銳，爲了他們他試想着把自己底狂暴的嘲笑和愚弄變成讚美歌和頌揚詩。但他

沒有成功。同時在這裏就是他底刑罰。因爲這種重負他使自己毀壞了他底高貴的天才底羽翼，並且代替了高高的飛翔所得的是匍匐在地上的無救的癱瘓。果戈理看出了這個，但不懂得原因，於是在絕望中把他像苦行者似地在那上面工作了許多年的，厭惡了的工作投進火裏了。

當然，果戈理是病得很重；當然，在最後的幾年，他工作得很困難。但他底創造力之衰弱並不是因爲他已經沒有能力描繪梭巴開維支，市長和阿布杜林商人，而是因爲他試想着把梭巴開維支喬裝成康司坦耶格洛，把市長喬裝成高貴的侯爵省長，把阿布杜林喬裝成可笑的善良的酒店放貸人木拉左大。就是那當創造力最好時期的天才之天才，也不能夠做到這一步的。

後記

果戈理怎樣寫作的底著者V·萬壘賽耶夫，是蘇聯底新批評家，也是近來專研究果戈理的人。他底關於果戈理的文字，據譯者看到的，除了這一本小書，還有果戈理在生活中，一本從別人寫的關於果戈理的文字和果戈理自己底日記、信函、記錄等編集而成的書。

萬壘賽耶夫是站在新的立場，用新的見解研究了果戈理，可貴的地方，在於他不存一點偏見，果戈理是什麼樣的面目，就還他一個什麼樣的面目。這不但幫助了讀者——瞭解果戈理底藝術，也給果戈理做了一次公平的檢察。過譽和誤解，對於一個作家，都是損失。

近兩年來，果戈理在中國的讀書界，也已佔得重要的地位，死魂靈譯本短時期內銷

至第五版，就是很好的證明。那麼，譯者在這本小書上所費的一點勞力，該也不是沒有意義的罷。

本書係根據原文譯出。文內引用書中的字句，——如死魂靈，密爾格拉得，——皆依「譯文叢書」之果戈理選集已出的版本，以取一致。

譯者。二月十八日，一九三六年。